

【公治長第五】

徐醒民先生主講

子謂公治長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免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公冶長第五

目錄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一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七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一一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一七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	二三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二七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三一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	三七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四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五一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五七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六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六九

目錄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七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七七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八一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八五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八九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九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九九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一〇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一〇五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一〇九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一一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一一九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一二一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一二七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一三一

論語講要講記 公冶長第五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現在翻到一百七十三頁。「子謂」，孔子說，這是跟誰說呢，孔子跟別人說，跟別人談話的時候，提到了公冶長。他說「公冶長可妻也」，這個妻讀去聲，當動詞用，可以把女兒嫁給他，作他的妻子。為什麼可以把女兒嫁給他呢，因為「雖在縲紲之中」。縲紲是古時候犯罪的人，用一種刑的器具，把他身體約束起來，就等於現在跟犯人手把它綁起來，腳也用腳鐐把他拴起來，用手銬把他銬起來，這是縲紲。縲紲在古時候是一種刑具，這裏就拿這兩個來代表監獄。雖在縲紲之中，他曾經坐過監獄的。「非其罪也」，孔子說，他是冤枉的，不是他犯了罪，沒有罪，非其罪。非其罪要坐監獄，這是冤枉了，這在今日之下講這個法律來講，他是冤獄了，冤枉受到刑法的制裁，叫作冤獄，就因為這樣，非其罪。「以其子妻之」。以其子就是孔夫子自己，把自己的女兒妻之，之就指的公冶長，妻就是嫁給他，嫁給公冶長。

這一章經，為什麼在縲綫之中。我們這個書裏面也講的，大致的情形是這樣的：公冶長有一次在野外碰到一位老婦人，在那哭著找兒子，公冶長問她：妳的兒子什麼時候出去。她說出去好幾天了，現在不知道在那裏。公冶長就說，在某地方有很多鳥，這個鳥在那裏互相喚那個鳥，那個鳥就是大家一起彼此招呼，到某個地方去吃一個死人的屍體。他說：妳啊到那去看看，看看是不是妳的兒子。老婦人一去看，果然是她的兒子。然後這老婦人就向管司法的法官，就如同現在的警察這一類的去告了，我的兒子死在那裏，為什麼公冶長知道，他有很大的嫌疑。這個法官就把公冶長抓起來，關起來了。那公冶長說：不是啊，我是知道鳥在說話，我才告訴這個老婦人。那法官：好啊，你知道鳥的說話，那試一試。經過好幾次試驗，外面鳥在說話，這個法官用一些米撒在外面，果然有很多鳥來吃這些米了。鳥來吃米，我們一般人，鳥講的話不懂，公冶長聽懂了，這是一次。再好幾次類似的情形，經過試驗，公冶長果然是懂得鳥獸的言語，這證明他是冤枉的，就把他放了。

雖然放了以後，就一般人看來，他坐過監獄的，大家總懷疑他是犯過罪的。在

當時，有犯罪嫌疑的人，雖然後來證明是沒有罪，可是一般人的觀念，總之是有這一個紀錄，總算有一個前科紀錄了。你要把他家裏的女兒嫁給他，一般人總是不願意的。為什麼呢，古時候結婚，男女雙方總是要門當戶對，門當戶對是就人的品德這一方面講的。所以這個關係，結婚的時候，男女雙方都非常慎重。孔子看這個情形，看公冶長，公冶長是孔子的學生。他看他的學生又懂得鳥獸的言語，這是一個人才。受了那種冤枉的牢獄之災，使得人家不願把他家的小姐嫁給他。所以孔夫子就把自己的女兒妻之。一方面是愛護他的學生，再一方面也對於當時一般人的觀念，也要讓他們改一改。

再說呢，就這個當時的司法，也要表示一個事實，對於司法，也告訴他們要慎重。無論是中國外國，古代或是現代，司法上面冤獄很多。那個人沒有罪，他涉了嫌疑了，就把他抓過來，算他是有罪。事後雖然可以說是無罪，無罪讓人家坐了牢、在監獄裏坐了這麼久了，你怎麼補償人家。所以孔夫子對於那個時候的司法界，也要告訴他們，在辦案子的時候要慎重，不能夠冤枉那些好人。

附帶的，就關於公冶長懂得鳥語的這個事情，古人注解有些不相信，但是後來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找出根據了。在《周禮》上面，《周禮》的〈秋官〉設立兩種官，一個官叫夷隸，他管鳥語的事情；一個是貉隸，是管獸的言語。這就在古時候，證明古人懂得鳥獸的言語。人怎麼懂得鳥獸呢，過去古人講的話，近水知魚性，常常在水邊居住的時候，或者經常到水邊遊覽的時候，他知道什麼魚是什麼樣的性子。還有呢，近山識鳥音，住在山裏面的人，在山上那一種鳥，牠叫的聲音，我們普通人辨別不出來，在山上住久了，他就能辨別鳥類講的什麼話。那一類鳥跟牠們同類講的那個話，他懂得。

這可以拿很多現實的事情來作比類研究，一般人總認為鳥獸的言語跟我們人的言語不同，我們人只會說人的話，鳥獸說鳥獸的話，我們人怎麼懂呢。我們可以拿人類來比，比如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說話，以前南方北方聽起來，彼此都感覺到不能夠完全了解。如果拿中國人跟外國人相處的話，你聽外國人講話，無論是講英語也好，講西班牙語也好，講其他的國家言語。你沒有學過他這個國家的言語，

你聽那些國家的人講話，這不跟天上的飛鳥講話一樣嗎，跟山上的野獸講話不是一樣的嗎。但是你經過學習了，你才知道。那人家在山上處得很久了，長期的相處，他自然會聽得清楚。所以這些事情，我們研讀古人的注解，這些疑問可以拿這些事實來解釋。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現在看一百七十四頁。南容，古人注解叫适，也叫作縉。孔子也是跟人家談話，提到南容，南容也是孔夫子的弟子。孔子說「邦有道不廢」，邦就是國家。國家有道的時候，所謂國家有道，也就是這個國家的君主是個明君，君主本人是個明君，他用的臣子也是好人，沒有用小人。如果這個君主用了小人作臣子，那國家的政治就壞了，就不算是有道了。國君用的臣子都是君子、好人，這個國家就是有道。既然國家有道，南容讀書求學問也好、品德也好，那他就可以到朝廷裏面去事君，從事政治，幫助國君辦事情，叫不廢。不廢就是他能夠替國家作事情。一個讀書人，就怕什麼呢，學問也有了，品德也好，要想用都用不出去，這是很叫人家苦悶的事情。有學問、有道德用不出去，叫作廢，你學了這麼多東西，學問廢在那裏不得用，那這個書念得有什麼意思呢。但是邦有道，南容啊，國家有道的時候，那個國君會請他去作事情，叫不廢。

下面講「邦無道」呢，如果說國家的君主是個昏君，朝廷用的臣子是小人，這

個國家是無道。南容在國家無道的時候，可以「免於刑戮」，刑是受了刑罰，戮呢，殺身之禍，刑戮能免。為什麼能夠免於刑戮呢，因為他知道國家在無道的時候，不能出去作事情；國家無道的時候，要去作事情，有兩種可能。一個呢，自己想作官，就順著國君的意思，處處迎合國君辦事情。朝廷有小人，他也跟那些小人結合在一起，這個官他可以作下去。相反的，他對於君主，對於朝廷的小人看不慣，要勸告君主。對於朝廷小人作的事情，處處他反對。好了，自己得罪了君主、得罪了小人了，他還不知道呢，刑戮就在那伺候他了，他還不知道呢。

兩種可能，第一種的話，他迎合國君、巴結那些小人在一起，雖然是沒有受到刑戮，但是跟那些人同流合污，作的事情傷害一般民眾，這個後果跟那受到刑罰同樣的，甚至於比那刑罰還要嚴重。這大家學佛知道，因果逃不了的，作了這些罪業的事情，就算逃得了國家的法律，逃不了三途裏面那種因果報應，他逃不了。但是南容他懂得這個道理，國家在無道的時候，他不會出來作事情。這一條很難得，前面邦有道不廢還比較容易，後面，邦無道免於刑戮，這一個非常不容易。

過去雪公講到這一章經的時候，他舉出兩個人，在漢朝都是有名的大儒。一個是蔡邕，這是鼎鼎大名，誰不知道呢。蔡邕幫助董卓，後來董卓失敗了，他跟著一起倒楣。再呢，揚雄幫助王莽，王莽一失敗的時候，他陪著王莽也是沒有得到好的下場。所以這兩位大儒，學問那麼好，他還是免不了到後來受了刑戮，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孔子說南容這樣好，以其兄之子妻之，因此將孔子哥哥的女兒嫁給他。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現在請看一百七十五頁。「子賤」，注解裏面講到，他是姓宓的，宓讀音就讀伏羲氏那個伏。名叫不齊，是孔子的學生。在司馬遷寫的《史記》裏面，有仲尼弟子列傳，在那裏面司馬遷把宓寫成密，密不齊，那個密字還是讀伏，還是宓不齊。「君子哉若人」，若當此字講。君子哉是讚歎，讚歎子賤，他這人是個君子啊。那麼老師對於學生這樣讚歎，可見得子賤這個人的確是好。這樣讚歎之後接著就講，為什麼子賤成為一個君子呢，一般人講有好的老師，才能教出好的學生，但是孔夫子謙虛，他說這個君子啊，是因為魯國有君子，他在這樣好的環境之中，就學好，成為君子了。

所以下面講，「魯無君子者」，假使魯國沒有君子的話，「斯焉取斯」，上面這個斯字，指的就是子賤，下面這個斯字是指這個有品德的君子。意思就是說，子賤這人是一個君子，假使魯國沒有很多君子的話，子賤焉取斯，子賤何能學成這樣的君子啊。焉當何字講。孔子講子賤這樣君子，一方面稱讚他的學生，一方面自己把這個

君子從那學來的，推給魯國有很多君子的那個環境，孔夫子自己謙虛，這個君子是從魯國很多君子那個環境學好的，你看聖人講話這麼謙虛。

後面這裏有講，孔夫子這樣稱讚他的學生，是有很多事實在那裏。後面舉的例子，是根據《呂氏春秋》裏面講的。《呂氏春秋》就是呂不韋的那些門客作的。他說宓子賤治單父，單父讀善府，治就是治理，單父是那個時候魯國的一個小縣。治單父就是作單父的那個地方一個縣長，那時候不叫縣長，叫作縣令、邑宰這一類的。他作單父縣長的時候，作什麼呢，「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他坐在縣府辦公室那裏，大堂上彈著鳴琴，鳴琴是很好的琴，不下堂，不會像人家到處跑，他不是的。就這樣的話，單父治，單父治理得一切都上軌道。這個治字就是把這一縣的政治，辦得非常好，就治了。

另外一個呢，「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他也在那裏作過縣長來治單父。他治單父的時候，跟這個子賤是相反的。他怎麼呢，星出星入，早晨天還沒有完全亮的時候，天上還有星斗的時候，他就出門辦事情了。辦到什麼呢，辦到傍晚的時候，

天空又現出星來了，他才回家，星出星入。這樣日夜的不居，白天夜間沒有閑在家裏，「以身親之」，縣政這方面一切事情，他都要自己來辦理，親自來辦，以身親之。這麼作呢，「而單父亦治」，單父這個地方也治得好。巫馬期就問了，就問宓子賤了，這是什麼道理啊，你作那個縣長作得那麼輕鬆，我作得這麼辛苦，請問這什麼道理。宓子賤就說了，「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你看我作得那麼輕鬆，我是能夠任用，我任用的縣政府這些官員，他是什麼人，有什麼樣的能力，就派他作那一方面的事情。懂教育的就請他作教育局長，懂得內政、行政方面的，就請他來作民政局長這一類的。所以人任得很好，我自己不要親自動手。所以我在那裏坐著彈鋼琴那就好，我就是任人。子呢就是你啊，任力。你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去作，自己付出很多的勞力出去。所以任力故勞，自己要付出這個力量出去，那就要辛勞了。任人者呢，只要把人派得很適當，自己就很安逸了。

這一番話，他們兩個都是治理單父，一個是任力，一個是任人。好在就是子賤能任人，自己輕鬆愉快。這就是辦政治，辦政治不是說什麼事情，你都自己去作，

你的能力再強也不行。必須要知人善任，知道某人他是在那一方面是個專業的人才，你就任用他，這就是辦政治這個道理。至於說任力呢，雖然比不上任人，可是他也能夠把這一個縣治得好也不錯啊。最怕的是什麼呢，既不能夠任人，又不肯任力，那這個政治交給他，辦得一塌糊塗。就拿任力來講，任力自己也要懂得很多辦事的方法，辦的事情都是有利於一般人，這也是很不錯的。他們兩人比較起來，子賤是無論古時候、現代，合乎辦政治的一個原理、原則，你不論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要設官分職。這裏我們要注意到，拿現在無論是那一個階層的政府，既然設官分職了，那都是要任人，任人的時候，你要很適當的，他是那一個人才，你就任用他。任用他以後，你必須讓他發揮他的專業能力。你作機關首長的人，不能夠干涉他，雖然現在是個民主時代，還是必須要這樣的作法。

這章書是這樣講過去了。講過去的時候，大家研究研究看看，無論是國內國外，找到一個機關首長，完全能夠知人善任，任用人之後，放手叫這個人去發揮他專業的能力。各位看看，如果有這樣的機關首長，那的確是個好的機關首長，也是這個

地方的民眾可說非常幸運，很難得有這樣的人。假使各位自己將來去作一個機關首長，你就這麼作法，你就是幫助脩道。孔夫子那個時候，就是鼓勵他的學生都去從事政治，從事政治就是那樣辦事情，那樣辦事就有功德，在脩道方面來講，就是幫助脩道。你學道的人，並不是說我在家裏，在家裏入了定了，入定是正工夫，你沒有功德、助工夫，那個定也定不下來。所以孔夫子的政治是這樣的，拿從事政治來作功德的，作功德那就要捨己為人了，這是中國的政治學，跟現在的政治學大不相同的。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就問孔子，像子賤是個君子，前面也講了，是個很賢能的人。子貢這個時候問了，「賜也」，賜是子貢自己的名，對老師稱呼自己的名字。他說賜啊「何如」，何如是問他自己，前面說子賤是個君子，子貢意思就是說，在老師的眼裏，我這個學生是什麼樣的一個品德呢、一個人呢，何如有這些意思。

「子曰：女器也」，那個女字讀汝，跟左邊有三點水那個汝字是一個字，經典裏都是用那個女字，女字讀音還是讀汝，女當你字講。老師稱呼學生可以稱你我，學生對老師不能講你我，自己不能稱我。所以子曰，孔子告訴子貢說，女，你啊，是個器也，是一個有用的器、是個人才，才器，你是個有才器的、有用的人。「曰：何器也」，這個人才、這個器不同啊，有的器是小的，有的器是很大的，大與小之間的差別很多。所以子貢又問孔子，何器也，我是那一種器啊。「曰：瑚璉也。」瑚璉是在古時候，祭宗廟的時候，盛載那些祭品的一種器具。在宗廟裏面盛載祭品的器具，有很多種的不同。而且各個朝代也不同，這個注解裏面就講，夏商周三代，

夏朝盛載祭品的器具叫瑚；殷朝呢，叫作璉；周朝又是另外一個名字了，周朝叫作簠簋，這都是宗廟裏面盛載這個祭品。祭品有很多種類不同，它這是盛載黍稷之器，黍稷就是五穀，盛載五穀，這是其中的一種。孔子說，你是瑚璉，這是很貴重的一種器具，這個器具可不同於一般家裏那些用具，是在宗廟裏面供奉祖宗用的祭器。

孔子在別處也講，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啊，學儒、學成為一個君子的時候，他的用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用的，他學的學問很廣泛，不限於一種，什麼事情他都可以辦，叫不器，這是一個意思。再就是說，君子是一個學道的人，他的心胸要開放，開放可以包容一切，不會為世間一些小事情，來障礙了自己的智慧。所以君子不器，他的心胸開闊，能夠容納一切的事物、萬事萬物，好懂的話，他沒有任何執著了。

我們一般人，都有一種執著的，怎麼執著呢，學那一門學問，他就以那一門學問認為是最好，學這個以外，別的他一比的話，沒有他那個好，這就是執著。那古人讲政治的話，是君主的政治，現代呢，是講民主政治。有一些人，贊成君主政治好，他就執著那個好。有一些人認為民主政治好，他就執著這個民主好，君主一切

都不好。贊成君主的好呢，只有君主好，民主都不好，這就是執著，這就是器。

孔子不是如此，孔子對於政治，為政在人，《中庸》裏面講，孔子答復魯哀公的話，「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文王武王這種美好的政治，寫在那個方冊上，方冊是古時候用竹片子、木板子，把那個字寫在上面，就等於現在書籍一樣的，文武之政寫在書籍上。但是呢，「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文王周公在世的時候，那個政治好得很，文王周公不在世的時候，你叫別人、後來的人辦的話，它就變了。尤其到春秋時代，那變得不像話了。雖然文武之政，還記載在歷史上面，沒用啊。孔子教人家君子不器，就是說你不要執著任何方面，拿現在學法的人講，法律、法治也不可靠啊，你法治再好，人可以把法治改變了。所以孔夫子以人為本，他教出一個好人出來辦政治，這個好人辦政治，無論是在君主時代，無論是在民主時代，他都辦得好。反過來說，這個人不好，在君主時代固然是辦不好，在民主時代也是照樣的辦不好。舉這個例子就是說，君子不器就是對於事情不要那麼執著。講到瑚璉，它還是個器啊，但是這個器呢，這是大器，不是普通的器，雖然沒到君子不器的那

種境界，可是到了瑚璉的這種境界，就是一般人還學不到這個地方，這叫瑚璉也。

我們讀這一章書，一方面要學，自己要勉勵、勉強的學君子不器。君子不器，說來容易，自己要去這樣練習可不容易啊，必須先開始自己勉強自己，在觀念上轉變，很不容易的。再呢，雖然君子不器，我們自己還要學成一個器。學成一個器，就是學成我們自己人在世間，總之要對於人羣有一個貢獻，作一些有利益人羣的事情。你作這一些事情，要自己是個有用之器，在今日之下作各行各業，都應該有一個正當的職業。

古人立志去從事政治，問看相的人，我可不可以作一個宰相，那看相的人，不敢說能不能作宰相，看相的人不敢決定。他再說，假使說我不能作宰相，我就學醫，我就作一個醫師，可不可以啊。看相的人說，你這個人怎麼說話顛顛倒倒的，一下又是作宰相，一下要去作醫師呢。因為他想，我作宰相可以造福天下人；如果我命中注定不能作宰相，我作個醫師，我就給天下人治病，我這個功德也好，也不得了。那個相命先生講，你啊，有這個心，你可以作宰相。這個人後來果然作了宰相，這

個人是誰呀，范仲淹。你看，他就憑這個心。

這就是佛家講的，初發心就是等於成等正覺。我們人初發心，只要能利天下人之心的話，你不管作那個行業，你未來功德都是不可思議。我們自己要學成一個器，就要發這個心。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下面這一章，「或曰」，沒有把這個人名字寫出來，有這麼一個人就說了。曰，這是跟誰講呢，你看下面子曰你就知道，他是跟孔夫子說，「雍也」，雍是叫作冉雍，字叫作仲弓，也是孔夫子的弟子。這個或人在孔夫子面前就問了，雍啊，這個人很好，是個仁人。可惜呢，「不佞」，佞這個字，古時有兩個意思，這兩個意思是相反的。好的意思這個佞，是口才很好，你看這個字，不但口才好，那個人他心理也好，你看，左邊是個人字邊，上面是個二字，二字下面加個女字，你把女字拿掉，你看，這就是仁字，加上一個女字，就成為佞字了。這個字在古時候，表示品行、學問都好，這叫佞。那麼從不好的意思解釋呢，這個佞是很會說話，在言語上面不能夠禮讓人，死的東西，他可以變成說是活的；活的東西，他可以說成死的東西，這個佞就不好。而且這一個佞字，用在這一方面，那叫作諂媚。比如說一個臣子向君主去行諂媚，想討好君主，這種佞就是不好了。所以這個或人講，雍也這個人，他是

仁德的人。而不佞就是他說話，口才不好。

「子曰」，孔子就說，「焉用佞」，焉當何字講，何必要講求這個佞啊，人說話正常的說就是了，用這個佞幹什麼呢。這個佞，孔夫子就跟他解釋，「禦人以口給」，禦是當抵抗講，當排斥講。口給呢，這個言語裏面，從他口裏說出的言語，非常流利，說不完，跟人家辯論的時候，他總是把人家打敗了。他用什麼呢，用口給，給是供給，供給得很充足。他口裏說出的話源源不斷的，多得很。人家問，你這話從那來的，他源源不斷，這個給、供給，他心理供給這個話多得很，這叫口給。他用這口給，可以禦人家的，人家用什麼言語，他可以把它擋出去。這種人，孔子認為是不受人家歡迎的，所以講「屢憎於人」，每一次在言語上不讓人，這個人家不會歡迎他的，都憎惡於他。屢是不止一次，這種人常常在言語上不讓人的話，人家會憎惡他，所以叫屢憎於人，受人家憎惡。

「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跟這個或人講，你問雍也他是個仁者，可惜啊，他不知道佞。孔子針對他這個話來講，只說佞不好，不必用佞，我們一個人說話，

不必表現那種口才，口才用到好處，叫辯才無礙，那當然好。比如說，你們各位在學校教書，你用口才把學生教得好，那好啊。如果是用在那不好的上面，處處壓制人家，那就不好，那這樣的口才要它何用呢，所以說是焉用佞。至於說，你說他是仁者或不是仁者，孔子講不知其仁。不知其仁就是說，孔子不輕易的說自己的學生是不是一個仁者，他只用不知其仁這兩個字把它答復過去，不隨便稱讚自己的學生是個仁者。

這章書重要的話，焉用佞，這句話好好記住。我們跟一切的人來往，我們不要存著自己的口才好，處處不讓人的話，那就到處跟人家結怨了，孔夫子講這個話，很有道理，我們要好好記住。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第一百七十九頁。先把這個經文的文字，我們看一遍。「子使漆彫開仕」，子是孔夫子，使就是派，派漆彫開去作仕。仕就是作官，那就是說叫他去擔任政治上的某種職務，就是使漆彫開仕。「對曰」，漆彫開答復孔子說，「吾斯之未能信」。吾，就是漆彫開說，我啊，斯，斯就是指這個仕字，就是出來作事、作官的意思。之未能信，意思就是說，就是出去辦政治的話，那時候叫作仕，現在就是從事政治，或者是當公務員。未能信，未能信自己還不敢有自信，未能有自信，自己還沒有信心。「子說」，這個說讀悅，喜悅。孔子一聽到漆彫開這麼說，他對於出來擔任公務的時候，自己不敢相信不能夠作得好，孔子認為他很好，有這個謙虛，很喜悅。

這裏的意思我們稍微再注意一下，漆彫開是孔子的弟子。「對曰」，首先講對字，就是學生對老師，晚輩對於長輩，不能講答曰，答是答復，平等的。所以意思是答曰，但在文字上講，只能說對曰。「吾」，這個吾字是有疑問，古人考據出來了，這

個吾字可能是個啟字，因為漆彫開名叫作啟。啟這個字，我們現在是破迷啟悟的那個啟，學佛的人都知道，破迷啟悟，啟就是開、開悟的意思。那個啟字，古體字寫法是一個門戶的戶字，下面加個口字，這是古體的啟字。照古體字，那個啟字，它寫出來這個篆字就跟吾字，字的形相似，兩個字很容易就錯誤了。所以古人考據出來，這個吾字應該是啟字，啟就是漆彫開對孔夫子，不能自己稱呼我，吾當我字講，應該稱呼自己名字。所以在這裏講，「對曰，啟斯之未能信。」這就合乎稱呼上的禮了。所以稱呼上，這是很學問，大家可以參考，現在書店裏都有的應用文，應用文講稱呼上面都還講的。比如說寫信給人家，對長輩怎麼稱呼，對平輩怎麼稱呼，對晚輩又怎麼稱呼。凡是對長輩的話，只能稱自己名字，不能稱我你。但是我們念經文的時候，還是要念吾字，自己研究的時候，要懂、要了解這個吾字應該是個啟字。

子說，孔子聽到漆彫開答復孔子說，吾斯之未能信，孔子為什麼喜悅呢，注解後面一段，何以悅之。就是說孔夫子派漆彫開為仕，漆彫開對曰：啟，為仕，未能

自信，孔子悅之。下面就研究問題了，何以悅之呢，孔夫子為什麼聽到漆彫開這麼說，他就喜悅呢，根據鄭康成的注解，他說，「善其志道深」。善就是認為漆彫開志道，他在志於道這一方面，在求道方面用心很深。既是在道上面用心很深的話，道，要知道學道是無止境的，無論學到什麼程度，自己就不能夠自滿，不能自滿的話，他才能夠繼續的往前學習，往前又進步。一旦自滿了，好了，那學到這個程度，就到此為止，就沒有進步了。

既是如此，漆彫開啊，孔子派他去從事政治，他感覺不滿足，不足以出來作事情。因為孔子教的學生，孔子自己以及跟孔子學的那些學生都知道，出來作事情，從事政治，為什麼要從事政治。從事政治不是純粹為了我可以坐的位置很高，得的薪俸、俸祿很多，不是這樣。出來從事政治，完全是為替民眾謀求福利。也就是說，從事政治，幫助國君來實行仁政。幫助國君實行仁政，也就是自己志於道，把這個道能夠行得出去。那麼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漆彫開感覺我這個道學得還不夠，還不足以出來作事情。恐怕一出來作事情，我的道還沒有學得好，拿了俸祿，事情又

辦不好，所以講說未能信。這個用心是很好的，所以孔夫子很喜悅，是這個講法。

後面是《皇侃疏》，引范甯曰，范甯說了，「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孔子喜悅漆彫開志於道，在道上面用功很深。不汲汲於，汲汲是追求，不那樣追求榮祿，因為作了官，有榮譽了，有俸祿了，不那樣追求榮譽和俸祿，范甯這樣講也可以。但是我剛才講的，那樣解釋的話，漆彫開感覺自己志於道還不夠深，恐怕出來作事情，道還沒有學到相當程度，恐怕一出來行道，行得不如法，所以未能信。各位可以把我所講的，跟范甯所解釋的，對照著、比照著研究看一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這一章經書，是在孔子那個時候，周遊列國。周遊列國目的是要看看那一個國家，國君懂得來實行仁政，如果那一國家國君能夠願意實行仁政的話，孔子願意幫他忙，這就是行道了。可惜呢，在當時各國的君臣，都不了解孔子聖人的理想，所以孔子到處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一個君臣。到後來孔子就很感歎了，「道不行」，在魯國、在其他各國，都是找不到可以行道的一個機會，所以感歎：我這個道不行，行不出去了。

那怎麼辦呢，聖人對於行道，不會灰心，在全中國都行不通的話，「乘桴浮于海」，我坐一個小船，渡到海外去。乘桴，古人過水的時候、過河、過江，以至於在海上用的交通工具沒有很多，有船。這個桴是什麼呢，用很簡單的，把這個竹子，還有木頭，竹子跟木頭把它編出來，編成一個筏，這個後面有講的，在一百八十頁上面講。根據馬融的注解，桴是什麼呢，編竹木也，用竹木編成的。大者曰筏，小

者曰桴也。比較大型的就叫筏，小一點的叫作桴。所以孔子說，我的道行不通的話，我就乘著小的用竹木編成的、可以當作船用的一個桴。用它來浮于海，浮是渡海。

大家研讀我們老師的詩集，老師詩集裏面有〈浮海集〉，那個〈浮海集〉名稱就從這裏出來的。老師在大陸那個時候，也是道行不通，他就到臺灣來，那個詩叫〈浮海集〉。老師作的小序文裏面講，孔子講乘桴浮于海，只是一時感歎而已；老師說他自己，我真的浮海來了，不是感歎，是真的，真的到臺灣來了。〈浮海集〉裏，作的詩很多，這是乘桴浮于海。

孔子又說了，「從我者其由與」，這個從讀縱，跟從我的是誰呢，他說是子路啊。子路姓仲名由，名叫由，老師稱呼學生可以稱呼學生名。孔子說，我到海外去，不能一個人去，總要有人跟著我一起去。跟我一起，誰呢，大概就是仲由了，就是子路了，從我者其由與。子路一聽，「子路聞之喜」，一聽到這麼多弟子當中，夫子沒有說別人，只說我，唯有我可以跟從夫子，一同乘小船到海外去，所以子路聞之喜。

「子曰」，下面就是孔子說了，「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由啊，很勇，不

但勇，還好勇，他什麼事都勇敢，叫好勇。孔子的意思，我想坐個小船到海外去，我已經算是勇者了。子路呢，這個由啊，他也好勇，過我，超過了我，他的勇氣超過我了。孔子聖人他的勇，是勇得恰到好處，不過分。不過分才是中道，不及也是不行的，不要不及，但也不過分，這是中道，孔子當然是中道。但是孔子在這裏說，仲由啊，就是子路啊，好勇過我，這就過了，過分了。過分就不合中道，雖不合中道，我現在只是說說，還沒有採取行動，還沒有真的去浮海。如果真的要浮海的話，說實在的話，也只有由啊，能夠跟我去。雖然過分是不錯，不合中道。看看這些弟子們之中，也只有仲由能夠跟我去，所以無所取材，材是這方面的人才。像這種人才，無所取，無所取材，是你到那裏找這樣的人才啊。除了子路的話，找不到這樣好勇的人才，這個講法是雪公的講法。

古人注解不是如此，古人注解把這個材當哉字講，哉是一個語助辭，無所取哉，這個裏面都有，各位可以看。鄭康成的解釋，這個材還是當這材講，鄭注為桴之材，鄭康成解釋作這個桴的一個竹子、木頭，他把這個材解釋為編這個桴用的竹子和木

頭、樹木。無所取材，我現在說要乘桴，先決條件要編這個桴，編桴要有這個材料，無所取材，現在你看，沒有地方找這個材料。這個材、這個竹子、木料找不到，那就只是說說而已，沒辦法到海上去了，這是鄭康成的解釋。

皇侃的解釋，這個材當哉字講，無所取哉，無所取就是說，好勇過我，這個勇、過分的勇，不足以採取的，是這個講法。朱子的注解，材當剪裁的裁，裁量的裁，無所取裁。無所取裁就是說，子路好勇，這個過分，別想把他裁決、裁奪，是無所裁的，也就是沒辦法使用，有這些講法。

我們老師認為這些講法都不合乎理想，所以他老人家是那個講法。就是說子路好勇，比我還要過，雖然過呢，我真的要是浮海的話，還只有找他呢，除了他是無所取材，找這樣的人才還找不到。各位可以比較比較研究。這樣講有什麼好處呢，這個經文的上下，文氣一貫的。因為一開始講，從我者其由與，孔子選定就是仲由，如果是照其他那些人的講法，鄭康成的講法還比較、還可以說得通，其餘的講法呢，到後半段又把仲由否定了。前面一段，從我者其由與，是肯定的，到後面又否定了。

聖人說話、聖人用人不會如此的。所以照雪公那個講法，上下一貫。你研究從經文的文字、語氣，到意思方面，你研究研究。這樣才知道，他老人家這樣解釋，的確是跟經義相符的。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後面這一章。孟武伯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是孟孫氏家裏的，他是孟懿子的兒子。孟武伯，武是他的諡號，他的本名注解裏都講過了，在前面〈為政篇〉裏面，古人也注解過了，這裏不必再繼續介紹了。「孟武伯問」孔子，「子路仁乎」。先問你的這些大弟子之中，就是子路啊，他是不是仁乎，是不是稱得上一個仁者呢。「子曰：不知也。」不知也，這裏的意思就是你問仁啊，孔夫子對他的學生不能說完全不知道。裏面意思只是說，子路雖然是學仁，學到什麼程度，不知道，是不是學到了，孔子就告訴他，不知啊。「又問」。又問子路。孔子就說了，「由也」，仲由就是指的子路。「千乘之國」，千乘之國是大國家。「可使治其賦也」，可以叫子路作一個大國家的一個治賦，賦是兵賦。兵賦就是由他來掌管軍事，等於現在講國防部、在

軍事上面的這一部門的工作，可以讓他治兵賦。子路的武功很好，所以可以叫他在大國裏面，來辦理軍事。「不知其仁也」，至於仁到什麼程度，他說，我還不知道。

孟武伯再問，「求也何如」。求是冉求，你的弟子當中有冉求，何如。何如也是問他，仁是不是學到了。「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啊這個人。千室之邑是一個卿大夫，邑是邑宰，一個縣。百乘之家，這都是講家，講家、講室，都是卿大夫。這個卿大夫在古時候有分出等級的，在天子的京城之內，他這個王畿，天子自己治理他的土地有多少。在天子治理之下，這個土地裏面封的大夫也有土地。天子治理以外的，那就是各國的諸侯，各國諸侯用的有卿大夫。這個大夫之家所得的土地的面積也不相等，所以在這裏講，有講千室之邑，有百乘之家。在這些大夫之家裏面，「可使為之宰也」，宰就是邑宰，一個縣或者一個城市，可以叫他在這裏面當這個縣長，或者是當市長，他可以作這個事情。「不知其仁也」，至於你問他的仁，孔子只講不知道。

孟武伯再問，「赤也何如」。赤是公西赤，也就是公西華。你問公西赤，他的仁

是何如的話，孔子就說了，赤，「束帶立於朝」，可以在朝廷裏面，立在朝廷幹什麼呢，「可使與賓客言也」，外賓來了，外國的賓客來了，公西赤他可以辦外交，當個外交人員。有外賓來訪問的時候，到他這個國家來的時候，他可以穿上接待外賓的禮服，束了帶，禮服都是要束帶的，立在朝廷裏面，可以跟外賓來談話。這個辦外交不容易的，你看現在到國外辦外交，以及外交部接待外賓，他都要懂得外交辭令。外交人員說話的時候，通常都拿寫好的文字，照著寫好的文字說出來。正式發表演論的時候，可以如是。如果彼此在談話，不用稿子，那更難了。接待外賓互相在談話的時候，拿著稿子，你不知道對方問的什麼問題，這就是隨機應變，這些外交辭令不容易的。公西赤有這方面的能力，所以束帶立於朝，穿上禮服，可以叫他跟賓客來談話。至於問他的仁，孔子說，「不知其仁也」，其就是指的公西赤，他仁到什麼程度，不知道。

為什麼對於這三位弟子，孔子都說出他們三個人，各有辦事的能力，在軍事方面；在作地方長官，作縣令這一類的，就是辦行政；作外交官，各有各的能力。孔

子告訴他，三個人各有專長，都可以出來辦事情。但是講到仁，孔子說是不知也。為什麼不知也，各位可以看一百八十二頁劉寶楠的解釋，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裏面，他引用了程瑤田的《論學小記》裏面講，「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仁啊，又重又難。什麼叫重呢，一個仁人作的事情，那個任務非常重大。難是什麼呢，仁要學得圓滿，那可不容易，難得很。別說仁，就是學仁，孔子教他們學仁，學仁就先學恕道，恕道都不容易學，何況仁呢。所以他才講仁是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為己任」，孔子在其他、在別處也講，仁以為己任，一個仁者，把那些實行仁政，作那些合乎仁的這些事情，仁者都把它當作自己的任務，為己任，這是重。

我們現在想想看那個學校裏有些小學生，繳不起學費，繳不起午餐費；還有在銀行裏面，辦了信用卡之後，刷卡的時候，刷得好樂，一刷之後，東西就買來了，但是要還錢的時候，可不容易了，結果是措的債務很多很多，還不清。債務還不起，自殺的也有，帶著自己小孩子、自己兒女去自殺的，也有。你是一個仁者，這些人可憐啊，怎麼樣挽救他、救濟他，這就為己任。救濟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

我的責任。所以這個任，是重大的。

「仁以為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辦這個仁者的事情，辦到什麼時候，死而後已，只要有一息尚存，還有一口氣在，這個責任放不下，道之遠也，這個仁是這樣的重，這樣的難，遠啊，所以孔子不輕易說我的學生是個仁者了。不輕易講，只能把三位弟子，他能夠擔任那一方面的事情，好好研究，把事情能夠辦得好，就是仁的一部分，就要這樣研究啊。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現在請看一百八十二頁，「子謂子貢曰」，就是孔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這個女字跟汝字是一個字，汝在左邊有三點水，經典裏面不要，就是用這個女字，就是汝，汝就是你。你與回，回是顏回。孰愈，孰是誰，愈當勝字講。誰比誰優勝。「對曰」，子貢就答復孔子，叫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賜就是子貢稱呼自己名字，子貢姓端木，名叫賜。他說，賜也，也是語助辭，就是賜，何敢望回，望是彼此相望，彼此相望就是比較的意思，那麼賜何敢望回，賜，何敢跟顏回相比呢。

為什麼不敢跟顏回相比，「回也」，顏回啊，「聞一以知十」，顏回聞到夫子跟他講道，夫子跟他講一樁事情，他就懂得十方面的事情，道理他都懂，聞一而知十。一的數目是個開始，十是滿數，數目到十是圓滿了。意思就是說，夫子跟他講道理，講學問、講這個道，一講，他一聽，意思就完全明白了，聞一以知十，圓滿的意思就拿這個十來作代表。再講到賜呢，「聞一以知二」，聽到夫子講這個道理，講這個

道，只知道二，聞一知道二而已。這樣比起來，不能相比。

「子曰：弗如也」，孔子就說了，告訴子貢說，不如，弗當不字講，不如，是比不上。「吾與女弗如也」，不但你不如，我與汝，這個與當連繫辭用，我跟你，我們兩個人都不如他。這個與字別的古人注解，當許字講。許是什麼呢，當作贊成，或是同意，我同意你說的不如，或者是我贊成你所說的，你不如他。這是個講法。在這裏雪公是採取與字當連繫字用，意思就是說，你說你不如顏回，連我在內，我跟你兩個人都不如。為什麼不如，就是子貢所講的，回也，聞一以知十，這是我們兩個都不如他。

這個注解裏面有個字，各位看看，這在第四行開始，梁氏章鉅《論語旁證》，引「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聞一件就是把數目字說得呆板，就是像這個子貢講聞一知十，就知道十嗎，他這裏講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一是開始，十是代表終了，周遍的，把孔子所講這個道理，全部明瞭了。換一個意思解釋，就是聞一以知十，一開始聞到夫子所講的，他全部

的意思都懂了，知十，十是代表圓滿，一聞之後全部都了解，這個不容易。

在佛法裏面講是圓解，圓滿的了解。所謂圓滿的了解是什麼呢，比如說這一章經文，在這裏講，你了解了，人家在別處，同樣找一章經出來再問你，那一章經所講，在這裏不同，你要是沒有圓解，這兩章相抵觸啊，你就沒有辦法解決了。你要得了圓解的話，在這裏是這個講法，到別處又是個講法，兩者合起來，都能圓融無礙。我們研究佛經，研究儒家的經典，都要學這個工夫。你沒有圓解的話，那對於這章經，你了解得不够透徹。顏回聞一知十就是開了圓解了。

賜也，聞一以知二呢，在梁章鉅引輔廣講的，「聞一知二」，也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它代表什麼呢，「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聞一知二，孔子一講，他都通了，他就明瞭了。一通達的時候，沒有執著，沒有泥，泥就是只懂得這一個道理，遇到別的道理，給它泥住了，泥住了就是這裏他可以講得通，別處他講不通了。沒有泥，沒有執著，他可以通達，這裏這樣講，別處也可以講得通，但是他的境界沒有那麼圓滿。所以這兩位賢人，顏子是最優勝了。子貢自己了解，比不上顏回，但

是子貢也是不得了啊，一聞就能通達，也是不得了的。我們後來的人，你研究《論語》也好，研究其他的、儒家五經其他的經典，聞一知一都還很困難的，別說聞一知二了，我們要好好用功，沒有別的办法，只有多聞，自己多研究，多看。

為什麼孔夫子跟子貢說，吾與女弗如也，孔子是聖人了，他跟子貢講，我們兩個都比不上顏回，顏回是賢人，孔子聖人為什麼還說比不上顏回呢。這後面，在程樹德《論語集釋》裏面，引用何治運的《雜著》裏面就講到這一段，這一段各位自己在課外的時間，可以看一看。這是大要的意思，就是說顏子樂天知命。孔子自己講，吾十五歲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顏子沒有到五十就知天命了，他那個時候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他是樂天知命的。這一條，孔子也說我不如顏回。再說，孔子是六十而耳順，耳順是什麼呢，對於任何人所講的言語，都明瞭，都知道其道理。在這裏講到顏回，孔子就曾經講，回也非助我者也，顏回是於吾言無所不說，我所講的道理，跟他講學問，無所不說，他一聽都是歡喜，就佛家來講，得了法喜。這個無所不說就是耳順，聽任何的言語，都知道其中有它的

道理。孔子到六十歲才耳順，但是顏子，顏子沒有活到六十歲，他很早就耳順了。那麼其餘的，這裏面還講得很多，各位自己看，我就提出這兩條出來。

孔子跟子貢說，我們兩人都比不上顏回。那顏回真是天才啊，可惜他壽命不長，如果壽命長的話，他的成就，把孔夫子的道，用文字寫出來，那中國文化傳到現在，那可以說更可貴的那些經文，流傳下來更多了，這是很可惜的一樁事情。幸虧到後來，有曾子、有子思，一個作《大學》、一個作《中庸》，把孔子的道能夠傳下來。最重要的還是孔子自己，研究《易經》的時候，寫了十篇文章，那個是孔子親自執筆寫的，我們現在講中國文化，從孟子以後，沒人能夠講得清楚。到了唐朝，只有一個李翱，李翱不是現在那個李敖，是天上翱翔那個翱，那是他的名。他的字叫習之，學而時習之那個習之。他寫了三篇文章，《復性書》，復是恢復，性就是我們人人都有這個真如本性，《復性書》，上中下三篇，這過去我們老師講過的，我在社教科有一期也講過的，他說得非常明白。此外，你說韓愈、歐陽修、朱子、程子這些人，都說不到那個本體上去。性，性命之學，他們那些都說不到本體上去。這是講

中國文化研究的話，我們自己研究《論語》的時候，後面有孔子講「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雪公有講義，到那時候，我們再分析、再研究。

這裏我們要了解，我們對於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是明心見性，明心見性不只是佛家講，儒家就是這麼講法。懂得這個道理，才把中國文化的根本在那裏，找得清楚。找清楚之後，你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哲學史，你才了解，從孟子以後，除了李翱那個《復性書》三篇以外，其餘講的話，都是接觸不到那個本體上去。你研究中國文化，研究《論語》，將來你研究五經，你心理才有個概念，那些注解那麼多，那一些注錯了，那一些注得不對了，你才明白，這很重要。

你不了解這一個根本原理原則的話，偏偏後代那些人，你看看，宋明學案，宋明學案就把那些宋朝的明朝的，寫的那些文章來研究儒家這個道，儒家的性命，自己沒有把性這個字研究，自己都還不明白，他自己創造名詞很多，叫人家愈看愈不明白。偏偏現在學校裏面，要考碩士考博士的入學考試，出題目，偏偏在那些上面考，那不是叫人家為難嗎。考那個，你就算全部明白了，沒有用處，真正的學問不

在那裏，真正的學問，你必得把孔夫子講的性命之道，這個道理實實在在研究清楚。

今日之下，研究孔夫子的性命之說，憑的是一部《易經》，再就是《大學》《中庸》，唐朝能說的就是李翱，其餘的不足觀也。大家在這裏研究《論語》，我們很幸運有雪公他老人家能夠這樣的教，能夠指導我們這樣學。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現在請看一百八十四頁。宰予名叫予，字叫我，叫宰我。在這裏講宰予，古人有考據，記載《論語》的人，都是宰予的後輩，曾子的門人、有子的門人，稱呼宰予，宰予是他老師的師兄弟，應該不能夠直接稱呼他的名字。但是在這裏稱呼宰予，照道理說應該稱呼宰我，我們大家要了解這一個意思。但是在這裏經文上既是稱宰予，我們念就是照念，還是念宰予。「宰予晝寢」，白天寢，寢是在寢室裏睡眠。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古時候，生活起居作息，跟我們現在不同的。古時候在農業社會，不管是農人也好，讀書人也好，配合那個農業農作的時間，晚間天黑了就睡覺就寢，早晨天明了就起來。從天黑了到天明，這個夜間很長，作息是如此。我們現在是不同的，我們現在比如說已經八點半鐘了，那在古時候鄉村的話，

早就睡眠了，我們現在還在這裏研究呢。也許有些不止現在，到了九點十點十一點，還沒有休息，時代不同。那麼時代不同的話，我們現代人有午睡，中午要休息，要午睡。古人不准許，沒有午睡這一個節目。早晨天明起來，到傍晚天黑了才休息，中間不許休息，中間是晝，是白天，白天沒有睡眠的這種習慣，也不許可。但是呢，宰予晝寢。因此孔子就說了，這個朽木不可彫也，朽木一塊木料朽了，你要是拿去彫，彫有彫的藝術，要彫的話，也要拿個好的木頭，那朽木怎麼彫呢，不可彫也。

「糞土之牆」，在牆壁上朽也，朽也，我們現在是用水泥，或用其他建築的、裝飾用的那些材料，敷在牆壁上。古時大都是用泥巴，或者用泥巴和的那種原料，那種原料也是相當好的，塗在牆壁上，那叫作朽。塗在牆壁上，那個牆壁是好的。糞土，是那牆壁上面的土鬆散了，你把好的材料一敷一塗上去，都隨著那個鬆散就落下來了，叫糞土之牆。古時候牆大部分都是用泥土建築起來的，古人築牆的泥土都找好的土，就如同現在燒陶瓷，燒陶那個黏性很好的那種土，建築起來那個牆堅固。糞土不是如此，糞土那個牆、那個土，你一敷上去，它就掉下來了。所以孔子

說「冀土之牆，不可朽也」，拿這個比作宰予。宰予現在，白天人家都在工作，他跑去睡覺，這好像一塊朽木，又好像是冀土之牆，你要彫也彫不好，要朽也朽不上。「於予與何誅」，於予對於這個宰予，中間那個與字，是一個疑問話，那就是說對於予這個人，那怎麼辦呢，何誅，誅是用言語責備他，我怎麼責備他好。

下面就說了，下面又有「子曰」，古人就說這是兩章，但是這裏是合為一章，合為一章為什麼加個子曰呢，根據劉寶楠的解釋，意思是一貫的，可能不是一個時候講的，所以後面這一段又加上子曰。那麼孔子就說，「始吾於人也」，始就是當初，孔子以前對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聽他說的話，我就相信他的行為，他的言語跟他的行為是一致的，我相信他。「今吾於人也」，現在，孔子說，我對於人不是如此了，聽其言而觀其行了，我要看看他的行為。為什麼我要這麼改變呢，「於予與改是」，我就因為宰予改是，宰予在孔子門中，跟子貢一樣，是言語第一，言語宰我子貢，孔子在這裏說，過去我聽其言就是信他的行，現在我聽其言而觀其行了，為什麼呢，看到宰予晝寢，跟他所說的話不相符，宰予言語那麼好，你要完全聽他

的言語，再看看他的晝寢，就不對了。由宰予這樣不對，孔子說，我對於一般人也，不敢那麼相信了。不敢相信，就是從宰予這裏，改變我對人的一個認識方法。改是，是這個字就是原來聽其言而信其行，現在不是如此了，聽其言而觀其行了，這樣改。這樣改是因為宰予晝寢才這麼改的。

孔子講這句話，聽其言而觀其行，變成一句成語，孔聖人說的一句話，一直到現在，拿它作一個聖人講的話，我們一提到這一句話，對人家不相信，就講聽其言而觀其行，相信人不能單憑人家言語。這句話尤其用在現在，非常實用，我們好好把這一句話看看，完全聽人家說話說得好聽，那不足為憑，要看看他的行為怎麼表現。可是觀察人家如此，我們重要的自己在脩道，那自己要反省，我們是否話說出來，自己行為配合不上。我們研究《論語》就是這樣研究法子，自己要時時刻刻反省，那就言語要慎重了，不但言語要慎重，日常的生活，跟人家來往，這些行為都要注重，是不是跟我們所說的話，言與行是不是相符，研究就在這一方面去研究。這樣的話，我們時時刻刻都是從道上面來著想。

下面我們要問，宰予既然在孔門之中是言語科第一，跟子貢是一樣，子貢是孔門中的大賢人，宰予為什麼因為晝寢，招來孔夫子那樣的批評呢，這個後面古人注解有講了，各位把它翻到一百八十六頁，第二行《皇疏》、皇侃的《疏》，引一家云，《皇侃疏》裏面前面解釋完了，後面也引用有一家這樣解釋，他說宰我與孔子為教，為教是什麼呢，就是宰我這一位孔子的弟子，他跟孔夫子兩個人表演出來，表演出來教化一般人，孔子單獨的教化，沒有這麼生動，就等於我們現在，各位在學校裏教書，有的時候採用研討的辦法，有的採用問答的辦法，這就是宰我與孔子為教。既是為教，故託跡受責也。託晝寢這一個事蹟，來受孔子的責備。那麼這是一家說法。

《皇疏》又引用范甯說，范甯說什麼呢，「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宰我是在孔子四科裏面，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這四科，宰我跟子貢兩人都在言語這一科裏面，能夠在四科裏面升堂。學聖人的學問，先要入門。入門就不容易了，入門之後要升堂，那升堂就是更不容易，那造就很深的。所以他在四科之中，言語這一科，

他是升堂了，「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他怎麼還沒有免乎晝間的寢，而招來孔夫子來責備他，咎是責備他，「以貽朽糞之譏乎」。孔子譏刺他是朽木是糞土之牆這是故意的啊。因為「時」、在那個時候，「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在那個時候，沒有老師跟弟子、跟徒弟，合起來說明這個勸誘之教。所以就「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所以宰我就託了這個弊跡，弊跡是晝寢，以引發夫子那時候說，聽其言而觀其行。

皇侃又引，珊琳公，珊琳就是出家的高僧，就是釋慧琳，說「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宰予就是見到那個時候，有些後輩的學者，有懈怠的心理，「故假晝寢」，所以假借這個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夫子就拿這一番話，這一番話是宰我故意用晝寢，來引發夫子的這個話，意思就是叫那時候後學的，後學之輩不能懈怠了，在求學這一方面，怎麼能夠跑去晝寢呢。全天候的要好好的求學，用意是在此。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枋。子曰：枋也慾，焉得剛。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一百八十六頁。申枋，根據漢儒鄭玄注解，他說，蓋孔子弟子申續。蓋，也不敢確定，可能是孔子弟子姓申叫續，申續。王肅，也是漢儒，他是在後漢到三國這個時候的，他認為這就是申繚，或者是申堂，又是公伯繚，據他判斷，大概這些名字就是申枋。到了清朝考證的時候，認為這可能都是王肅的說法，可能都有些誤了，有錯誤的，不可靠。這裏申枋就不必講其他的考據了。

孔子說，「吾未見剛者」，我還沒有看見過一個剛的人，剛是剛直，鄭玄注解，剛叫作強，他說剛就是強的意思，就是剛強。「或對曰」，有這麼一個人就對孔子、他聽孔子一說未見剛者，這個人就說了，「申枋」這個人算不算是一個剛者呢。「子曰」，孔子就跟那個或人講，「枋也慾」。這個也字是文言文的造句，在上面名詞的下面，表示念的語氣稍微緩一下，停頓一下，然後加後面這一個字。按照語體來講，那就是說，枋也慾，枋這個人啊，他有慾望的。所以在文言造句，這個也字是一個語助辭，沒有實際上的意思，但是少不了，少了這個也字的話，就是說枋慾這兩個

字，這種句法太生硬了，不那麼圓熟，加一個「也」字，念起來語氣很成熟、很好。既是「也」，申「也」這個人啊，他的「也」，「也」是什麼呢，孔注，孔安國的注解，「也」是多情。既是這個人多情，「也」呢。「也」當何字講，那就是何能說他是個剛者呢。

在這裏要研究的話，所謂剛啊，並不是說這個人很剛強，個性很強，遇到有什麼事情，跟人家吵架，吵得很厲害，不是這樣的，強不是指這個。所謂剛強，他能夠擇善固執，對於好的事情，合乎正義的事情，他能夠堅持原則。雖然堅持原則，但是不會跟人家起什麼衝突，是這樣的人。既是這樣的人，為什麼這個「也」不能稱得上剛呢，有慾望的人，很容易受了誘惑，人家拿很多的好處給他，他一接受了，就放棄他的原則，就不能守住這個原則，所以不能稱為剛。真正稱為剛，就像《孟子》所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富貴的時候，他行乎富貴；貧賤的時候，是行乎貧賤；就是受到外面的威武，要他屈服，他也不屈服，這才是剛強。

過去雪公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他舉了兩位古人作代表。宋朝的文天祥，那算是一個剛者，他在那樣威武的逼迫之下，他不會投降的，寧願死。文天祥作的《正氣歌》，你看看，他是一個剛者。洪承疇就不是，洪承疇他原來是明家的臣子，清朝來利用他，拿種種的優待來，名位富貴，結果他承受了。當然讀歷史的從那一方面來講，從清朝來講，洪承疇是一個開國把清朝的政治、一切都規畫好，他的功勞很大。但是就明朝來講，究竟是作了貳臣。貳臣是你受了前朝的俸祿，前朝滅亡了，到後來這個新的朝廷，又繼續，這個就中國的讀書人來講，不能算是一個剛者。舉出這兩個人作例子。後面，李中孚《四書反身錄》，他有一段講得很清楚，各位看看。他說，「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這個一看就明白了。「乃天德也」。天德是本有的，天然的、本來有這個德。「全此德者，常伸乎萬物之上。超越萬物，凡是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舉當完全講，完全沒有、不能夠動他的心。「慾」呢，跟這相反了，「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絕」，有這慾望的話，那就這些不能割絕了。「生來剛大之氣」，生來就是與生俱來的，這個人生來就有的，不是後天的，是先天就有的。剛大之氣就是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也就

是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氣。這一個剛大之氣，「盡為所撓」，撓就是干擾，把它擾亂了。「心術既不光明，遇事鮮所執持。」心理既然不光明，遇到事情，境界來的時候，你要他擇善固執，辦不到。「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貞血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平常認為這個人血氣很剛強的，一旦外面有引誘來的話，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為了這個利害之私，而選擇他的私心，放棄他的原則了。「故從來剛者必無慾，慾者必不剛，不可一毫假借。」這當中就是孔子所講的，枵也慾，他沾上一個慾字，就不能稱為剛了。

這章書我們知道，學剛強那就把《孟子》那幾句話，常常記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真正是個剛者。反過來講，作一個大官，看起來很有權力，很有權力是不錯，看起來都是很剛，平時說話也很剛。假如人家用了一個很大的紅包，送給他，就是這個，要還是不要，一接受下來，那剛直之氣就沒有，完了。我們學道的人，就在這些地方，自己反省自己。我們雖然現在沒有作大官，我們在世間講求作人之道，講求作人之道就是守住這個剛字。遇到外面任何誘

惑來了，我們自己不貪圖那些利益的話，一則可以養自己的剛、剛強，養品德；再一方面，最顯著的效果，不會被外面那些詐騙集團來詐騙。那些詐騙集團都是用我們一個普通人、人人都有的貪小便宜，先給你一點點好處，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導上他的當。我們學這剛的時候，自己沒有慾，凡是一切不合理的利益，我們一概不接受。這樣詐騙的那些人，他再大的本領也詐騙不到。這就是《中庸》所講的，講一個誠字，我們要存著一個誠心的時候，一切都不貪小便宜，無功不受祿，我沒有付出任何功勞的話，別說是小的祿，再大的祿，再多的俸祿，我們也不要接受，這就養成剛了。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翻到後面一百八十八頁。子貢說了，「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諸字是兩個字的音，合起來一個字，叫作合音字。這兩個字就是之於，之乎也者的之，於就是在什麼地方那個於。意思就是說，我不欲人拿這一個事情，加到我身上，這句話的意思，用語體是這樣講。我不欲人用這樁事情加在我身上。諸，之於這兩個字比如說，之指的那個事情，於，之於這兩個字就是把那個事情加於我，給我，所以文言裏面就是加諸我也。既是我這樣的話，「吾亦欲無加諸人」，我也是，亦欲無就是，亦欲意思就是不欲，我也不欲，無加諸人。既然我不願意人家把這種事情加在我身上，當然我也不會、也不欲把這些事情加給人家。我自己都不願意，不加給人家，這就是什麼，這是恕道。自己不願意的事情，把這事情加給人家，叫人家去作，這就有失恕道。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子就叫賜，賜是子貢的名，老師可以叫學生

名，除了這個以外，家裏的父母、兄長，父母可以叫兒女的名，哥哥可以叫弟弟的名字，其餘朋友是平等的，不能直呼其名，稱呼他的字，稱呼他的號。這時孔子說，賜也，也這個字也是一個語助辭。非爾所及也，你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個不是你所及也。注意這個及字，及字，是完全作到了。為什麼呢，孔子教他的學生都要學仁。這個仁字，凡是有仁德的人，他對於一切都關心、都同情，這是仁。就像禹王，看見那時候水患，天下人受了水患，他要到處來治水。還有周家的祖先，叫后稷，他教一般人種植五穀，解決生活問題。這為什麼呢，孟子就講過，禹王想到天下人受了水患那麼苦，就如同自己受了水患一樣的苦。那麼后稷呢，看見天下人糧食不多，他就教一般人去種糧食，發展農業。他看天下人那麼多都是受了飢餓，如同自己飢餓是一樣的，這就是仁，仁心。

這個仁心不容易學得好，不是一下就可學好的。先從那裏開始學呢，先從恕字開始學。恕這個字，你看看，如心。人家的心，跟自己的心一樣，如心，這是恕啊。恕比仁境界要淺一點，先學恕道。恕道學得非常自然了、圓滿了，那就是仁了。恕

道開始學的時候，強恕而行之，勉強來學恕，學到後來圓滿的時候，遇到人家要救濟，自己不去救濟；人家有困難在那裏，不給他解決的話，自己心理就是在那裏過不去。到這種程度，這就是及，這個恕道就及了。在勉強行的時候，還不算及，所以這個非爾所及也。非爾所及意思就是說，你講這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吾亦欲是吾亦不欲，這個中間字有省一點，我也不欲，無加諸人，我也不欲加諸人。欲無就跟上面不欲是一個意思。孔子認為你說是這麼說，及是作到圓滿了，你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如果孔子要是說，好啊，你講這樣的話，真是，這就是恕道。孔子說他這就是恕道的話，那未嘗不可，這兩句話就是恕道啊。那老師教學生，就是恐怕一印證他這兩句話就是恕道，恐怕他，這就是夠了，就及了，恕道完全作到了，就不會再進步了。所以孔子教他，你還沒有及啊，還沒有到家，恕字還沒有恕到家。凡是作到最後的境界，就是說到了家了，你還沒有到家，還沒及啊。一者了解孔子教子貢，你還要繼續往前來學呢。再者，我們讀這一章書，你看看，恕道可不那麼容易啊。

恕道一步一步學到仁，仁一作到圓滿了，學到圓滿了，那就是道德，也有了德，也有了道了。

這就是儒家孔夫子講的，教學的人，處處都看得出來學無止境，就從這個恕道，看出沒有止境。恕學得好，到了仁，仁到了，然後進一步到德，德一切都作得那麼圓滿了，就是道，本性就開發出來了。說是容易，你要作到由這個恕到仁，仁開發這個德，這個德是我們人人本有的，叫作性德。性德開發出來就是本性那個道就開發出來了。

我們研究學術，研究這個學問，一講幾句話就講清楚了，但是要作，就不那麼容易。要不然，佛法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儒家也不是這一生或者兩生、三生，就能夠把這個道德仁義完全學好了，沒那麼容易的。我們任何一個人，過去這一生以前有前生，前生再有前生，往前面追溯追溯，我們自己也不知道，長遠得很。在這樣長遠的一生一生的，有的在人間，有的在畜生道裏面，有的在鬼道裏面，有的時候也在天道裏面，不一定。在那一道裏面都有那一道的習氣，不好的習氣把我們

的心染污了。要想成就聖人，要就把這染污的心，那些染污的東西，一層一層把它清除掉了，最後才能成功。

想到這裏，我們求學不能夠自滿。不但求學問，求學問開自己的知見、那些真知，真知必須自己用工夫，從實踐中證明你的知，才是不錯誤的。比如說，我們從別的地方要到臺中蓮社來，假設我們第一次到蓮社來，人家告訴我從那個路上到這裏面來。人家告訴是告訴，或告訴正確，也有不正確的，也有把這個路線講錯誤的。一講錯誤的話，那怎麼樣找也找不到。就是講正確的，沒有講錯誤，有的從豐原那個路來，有的從彰化那邊過來，有的從南投那邊來，這些路線正確了。路線正確，假設我們第一次來，你必得一步一步的，這個路線不錯，你必須要開始按照這個正確的路線，你往這上面行。不行的話，只是知道，一直在那個原地方，不肯開始往這邊走，那知道不究竟。必須按照正確的路線，你自己開車子也好，步行也好，要有行啊。行了之後，才能證明原來你所知的才是真實的，才是真知。這章書非爾所及也，這個及字就是你還沒作到圓滿，沒作到圓滿，還須繼續學。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後面這一章，還是子貢說的。子貢說，夫子就是稱呼孔子，古時候稱老師叫夫子。他說「夫子的文章，可得而聞也」，我們作學生的，大家可以學，可以從夫子那裏講的文章，講的學問，可得而聞也，我們可以聽、可以學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子講的這個性，以及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我們不可得，不是像學問那樣的，我們一聞就會了，沒有那樣的，不可得而聞。夫子講性講天道，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們不是一聞就會了，那是不可得而聞也。

這裏我們要看看，為什麼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文章是什麼呢，文章就是那個時候的詩書禮樂，現在講有六經，《詩》《書》《禮》《樂》《春秋》，還有《易經》，這些文字都是文章。在這個文字裏面，所記載的，有人世間，拿現在好懂的話，就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種學術，這都是文章。這些文字在六經裏面，記載的除了世間辦事情的這些道理之外，還有超越這個世間學術，那就是形而

上學。形而上就是道了，孔子在《易經》裏面講，「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是那個用具，叫作器。

這裏性與天道，「性」是純粹講形而上的，沒有形狀。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裏面講，性是什麼呢，性就是太極，《易經》所講的太極，太極就是佛法所講的真如本性。這個太極怎麼樣呢，寂然不動，寂是很寂靜的寂，寂然不動，就是佛家所講的寂照這兩個字，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這個太極、真如本性，寂啊。另外呢，孔子也講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這就是照。寂照圓融的，那個性的確難知道。

「天道」比這個性要低一點，天道也不容易的。孔子答復魯哀公的時候，在《中庸》裏面記載，「哀公問政」，孔子跟他講，「人道敏政，地道敏樹」，人道也好講，地道也好講，地道是大地，它來生長萬物。人道呢，就辦政治。沒講天道，孔子對魯哀公問政治，沒有講天道，只講人道和地道。孔子有講天道的時候，在《易經》裏面解釋，《易經》伏羲氏畫卦的時候，三畫。三畫就是天地人，最上一畫是天，

最下一畫是地，中間是人，天地人。要是六畫的時候，下面兩畫是地，中間兩畫是人，上面兩畫是天。中國講得完全的話，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易經》裏面講。孔子對一般人不多講。我們求學問的人要知道，性與天道不那麼簡單。子貢是大弟子，他都說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就是說，不是完全不能聞，只是不容易聞，講的時候，孔子也講，講是教人家悟，聽了之後不悟，那就是學不到。

後面焦竑他在《焦氏筆乘》裏面有說，「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這一段，後面還有，各位自己看，把《焦氏筆乘》這一段，在課外時間，自己好好看，講得很清楚。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現在請各位看一百九十一頁。這一章書是講子路，他在求學的時候，聞到了就要照著這個學問去實行。「子路有聞」，他有聽說的，有聽到這個學問的時候，這個有字讀第三聲，讀上聲。「未之能行」，他原來學到這個學問，還沒有實行的話，「唯恐有聞」，這個有讀又，讀去聲。恐怕又聞到了。比如說，孔子告訴他這一樁事情，他回去就照孔子講的去學，去練習。如果說還沒有練習好，恐怕孔子又告訴他另外一個事情、一個道理。為什麼呢，他原來的還沒有作得到啊，現在又要實行，這個太多了。他的意思就是說，每聞到一個道理，一樁事情，他就要確實的能夠學得完全。學得完全就要行動，要行，就是知行合一。

如果說孔子告訴他這個學問，他知道了，行還沒有行到，那他就是自己一想，這個不對啊，所以唯恐有聞。這個唯恐有聞並不是說，我這還沒作到，又怕孔子又告訴他了，那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一聞到孔子告訴他這個學問，他馬上就照著去作。他的行為跟著這個學問，隨時在那裏配合來行、來學習，表示子路對於求學，

實實在在的在那裏實踐力行。跟後世一般人只是研究學問，而沒有去實行，這個學問就是假的學問，不管用。

比如說講究禮讓吧，講究禮讓，孔子講作人也好，脩道也好，辦政治也好，都講究禮讓。一聽到孔子講禮讓的重要，子路回去就是禮讓，對家裏的人，對外面的，一切都禮讓。他如果說只聽到禮讓好，他一遇到在家裏的時候，跟家裏的人發生有什麼爭執的時候，自己就不肯讓人，跟一般人相處的時候，處處不肯讓人，這就不行了，必須讓。知道了以後，馬上照這樣作。子路在這一方面，他特別注重的。唯恐還沒作到，又聞到，又聽到另外一樁事情。

後面也有李二曲的《四書反身錄》，他也講這一段，各位自己慢慢的看。這裏講的古人注解有幾種，就是這個聞字，有把它當成有名聲來講，有聞沒有行的話，唯恐有聞了，自己是又有好的名聲了，這是有一種的講法，可以作參考，這裏面就分別的講了。我們學的話，還是照前面一種講法。就是說，聞到任何學問這個道理，必須要自己用行為來實踐，這個學問才是真學問，否則沒用處。我們聽到印光

祖師講敦倫盡分，好啊，也知道敦倫盡分的好處。自己就在家庭裏面的天倫，外面的君臣朋友，都要敦倫盡分，開始這麼敦倫盡分，一步一步的學，作一分就證明有一分所知的，這是真實的有受用。不肯作，那一點受用都沒有，那只是個學問而已，這是要注意的，特別要注意這個能夠行。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現在請看一九二頁。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是衛國大夫孔圉。文子的文這個字，是他的諡號。古時候有諡號，在一個人死了以後，國君卿大夫這些人，天子也是如此，死後人家都給他取一個諡號。諡號啊，周家定諡號有一些規定。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他作了那些功德，然後拿這個功德來選定一個字，代表他這一生作的這些好事情，叫諡號。這裏子貢就問孔子，「孔文子」就是孔圉，「何以謂之文也」。他怎麼能夠在諡號裏面給他一個文呢，文字，叫孔文子。子貢問這個意思，就是說孔圉，他那時候，他的家庭裏面，在家裏面有一些事情不好，辦亂了，後來死了以後，得了一個文字這個諡號，是什麼道理呢。孔子告訴子貢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就憑這兩句話，可以稱為一個文。敏而好學，好學再加個敏字，敏是聰敏。有些聰敏的人，不見得好學。他又聰敏又好學，這是一樁事情。不恥下問呢，我們一般人的毛病就是說，自己書念多了，他有什麼問題，不肯問那個念書念少的

人，總覺得我學問多了，你的學問沒有我這麼多，好像我要問你的話，我感覺得羞恥，這是一個。還有呢，自己年歲長，你叫他問比他年紀輕的人，他感覺得羞恥。還有自己作了大官了，你叫他向那個階級很低的人，問他，他也感覺得羞恥。那孔文子不是如此，他不恥下問。下就代表比他年歲小的人，地位比他低的人，學問比不上他的人，他都肯向他請教，他不感覺這有什麼不好，不以為恥，叫不恥下問。所以就這兩句話來講，合乎周家所定的那個諡號，憑這兩句話就可以得一個文字。

子貢問孔子，孔文子他在世的時候，作的不合乎道德的事情很多，死了以後得了一個文字，但是孔子答復的時候，只就他好的一方面來講，至於不好的地方就不必講了。孔聖人就是這樣，非常厚道的。到後來，我們中國的一般對於這個人、已經死的人，就是把他在世作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把它不必提了。他好的一方面，給他表揚，就是隱惡揚善。隱惡揚善對於那個死者是一種厚道，對於社會教育來講，把這個善的表揚出來，惡的事情把它隱藏起來，教大家學好。如果說孔文子這個人，他在家裏，作那些壞事情，這裏面講生前亂於家室，家室搞得一團亂七八糟的，都

把它一條一條的揭露出來，讓大家一看。懂得心理學的人都知道，一看了心理就受了影響，學壞了。所以我們中國一般人講的，對於死者給他作祭文也好，作紀念的文字也好，都是表揚他善的這一面，注重隱惡揚善，也是注重教育。

這個可以拿現在社會上每天發生的那些犯罪新聞，看的時候，好像感覺到，唉呀，這個不好。雖然自己覺得不好，看久了，心理受影響了，自自然然的跟著學，這是非常厲害的。佛法講薰染，見到好的事情薰染好的，見到惡事情也薰染惡事情，現在西洋文化他不知道，跟西洋學、求學回來的話，他不知道，這就是受到薰染了。過去我們中國這些讀書人，都是跟孔夫子學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這個道場裏面，看見有那一些蓮友年紀老，往生的時候，給他作祭文，蓮社的祭文作好的，通用的祭文，那個祭文裏面講的都是好事情，這個人的功德作了多少，這就是跟孔子學的，隱惡揚善。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現在看一九三頁。孔子就說了，「子產」，子產是鄭國的一個大夫，叫公孫僑。孔子說他「有君子之道」，能夠表現君子之道的有多方面、很多，孔子在這裏舉出他有四條君子之道。其一，「其行己也恭」，對於自己的行持，自己一切的行為都是恭、恭敬。恭敬，普通人講，對人恭敬。廣泛來講，不但對人要恭敬，對自己也要恭敬，自己的言語行為，自己要要求自己，不能夠亂的，自己行持要講求莊嚴，作事情要老老實實的，不能虛假，這是恭。待人不能那樣刻薄，要厚道。恭敬這兩個字分開來講，恭是恭，敬是敬。單舉一個字，都是代表兩層意思的。在這裏是只講恭，恭是他待人很謙恭，自己謙虛恭敬他人。自己一切謙虛，自己謙虛就是不驕傲，那就是對人恭敬，這就是行己。

事上呢，就是那個時候事奉君主。事奉君主啊，一個敬字，敬是對於他在朝廷裏面辦的事情，一點虛假都沒有，老老實實要辦到很徹底，這叫敬字，敬其事。幫

助國君辦事，不能欺騙國君，國君交代怎麼辦就怎麼辦，不能打折扣，就是敬其事。

「養民也惠」，惠是恩惠，他是鄭國的大夫，地位很高，養民的話，替國君辦事就是養民，他用恩惠來養民。真正在朝廷裏辦事情，要制定一個政策，這個政策制定下來了，要推行出去，對於全國的老百姓，都是有恩惠，都有好處。這並不是說叫他自己拿出多少錢來給老百姓，全國的人那麼多，能有多少錢給老百姓呢，重要的是你在政策上面應是有利於老百姓，叫惠而不費，給全國老百姓都有恩惠，自己不要花費很多錢，而用恩惠來養民，子產他能夠辦得到。「其使民也義」，使民就是有的時候要老百姓來辦事情，比如在農業社會裏面，春夏秋三個時期，在農村都是很忙。秋天收割，割稻叫割，收割然後能夠把它儲藏起來，春天是耕種，夏天要耘草，春耕夏耘秋收，這是農村忙的時候。使民以時，這裏講義，義是當作宜字講，宜就是適宜，很適宜的那個宜字。那個宜字是應該在這個時候，正好在這個時候是很適當的。那使民在什麼時候適當呢，在冬天。冬天的時候，一般農人的事情都忙完了，他要叫民眾辦什麼事情，脩橋、鋪路，疏通水道、水溝這一類的，池塘淤泥

把它清除。這在冬天，一方面是農人都是在閒的時候。再說這些事情在冬天作正好，池塘的水，冬天可以把它放掉，把池塘堆積的泥，用農民的體力，把它疏濬。道路有些破壞了，讓他修補，橋樑也是如此。這就是使民也義。義就是正好在這個時候，很適合。

有這四點，孔子看起來，子產有君子之道。鄭國那國家並不大，但是就由於子產在那個時候，經過兩位國君，都是由他來執政。他執政就是來幫助兩位國君治理國家，年歲一共達二十多年，那時候他是作鄭國的相，我們後來叫宰相，那時候只講相，相這一個字就是後來講的宰相。宰指的國君講的，主宰，相是幫助國君叫作宰相。他那時候是鄭國非常優秀的一位宰相，因此孔子在這裏這樣讚歎他，有君子之道。能夠得到孔子這樣讚歎是不容易的，那的確是有這四個道，聖人講話實實在在，行己、事上、養民、使民，他都具備的。

恭與敬這兩個字分別，在一九四頁的話，最後那一段，程樹德的《論語集釋》裏面，他舉出蔡清的《四書蒙引》裏面講，恭敬分開來講，恭是主在容貌上面，敬

是主要在辦事這一方面。此處恭敬二字是分開來講，恭是指自己的容貌謙恭，對自己；敬是作事情毫不苟且，要認真辦事情。在這裏是分開來講，恭是恭，敬是敬。恭是他自己作人謙恭，包括他待人的容貌。待人容貌是怎麼呢，給人家有一種親和的感受，面貌上不會讓人家一看，這個人面帶霜氣，霜氣叫人一看，這個人冷酷啊。他不是，他叫人一看，這個人和藹可親，這是在容貌方面。謙恭是自己謙卑，恭敬他人，這叫恭。敬就是事上也敬，在朝廷裏幫助君主辦事情，辦得實實在在的，一點偷工減料都沒有，這實在是一個君子。我們學佛的人，要作功德，這樣作就是功德。學佛要作功德，學儒要成聖人，也是要功德的。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國的大夫，姓晏，平也是個諡號，他的名字，在《集解》裏面講，名叫嬰，晏嬰。孔子說這個晏嬰，有人叫晏子，他是齊國大夫。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一方面是在國內的政治，在外交上對於國家也有很多的功勞。孔子在這裏講，單獨就他交朋友這一方面。「善與人交」，他對於交朋友，孔子說他一個善字，善交。怎麼樣善與人交呢，他跟人家交朋友的時候，「久而敬之」，愈久愈恭敬他的朋友。就是一般人所講的，某個人好啊，他是念舊的，念舊是對於這個老朋友，朋友愈老了，是舊交，對待老朋友就非常厚道，叫念舊。再說，也不是因為老朋友了，什麼也不在乎了，有時候開開玩笑，有時禮儀上也不注重了，這就難免。人與人之間相處，這個禮也不能夠疏忽的。禮在形式上講，見了面要關心對方，實質上講要恭敬對方，這都是禮啊。對於老朋友，見了面還要寒暄。什麼叫寒暄呢，寒是天氣冷，暄是天氣暖，見著老朋友，見面還是要問候對方。問問對方說，天氣變化無常，你要多多保重，問的是你適應不適應這個天氣，這叫寒暄。雖然老朋友見了面，這個還是少

不了的。就在這寒暄之中，關心這個朋友。

現在是社會不同了，在過去一般的生活沒有現在這樣好，在古時候，見了面，問你吃了沒有，現在好像大家見了面，問你吃了沒有，沒有這樣問法。因為大家飢餓的時候，隨時有東西吃，古時候沒有這麼方便，見面就說，吃了沒有，問問看。沒有吃，就給對方預備吃的東西。老朋友見面還是這一套，免不了。就是天天在一起，不是住在一棟房子裏面，就是鄰居，見了面也問你吃了沒有。隨時準備，不要老朋友飢餓，這就是厚道，就舉這個例子。

晏平仲善與人交，朋友愈舊的話，愈是老朋友，他對於老朋友關心愈是深厚。他能夠這樣對待人家，這個老朋友怎麼樣回報他呢，可想而知，人家也是一樣的，你尊敬他人，他人當然要回來尊敬你，敬人者人恆敬之。所以朋友這一倫，就敦倫盡分來講，朋友這一倫，能夠有晏平仲主動的善與人交，這一倫在他來講，可以算是盡到了，盡到朋友這個交情了。

讀書從聖人這一方面來講，他對朋友是善與人交，可以聯想到君臣之間。社會

上君臣朋友，都是這樣善交，那何況在家裏呢。在家裏夫婦、兄弟、父子，那晏平仲不必說，處在家裏，更是能夠敦倫盡分。從這一條看，晏平仲這個人是一個君子，孔子能夠這樣讚歎他。他在那個時候，作齊國的大夫。齊國到後來，國家也不怎麼強了，但是就有晏平仲在那裏執政，其他的大國不敢對待齊國不好，就是晏平仲在那裏執政。這是他的智慧。智慧從那來的，智慧從他的品德來的。所以我們一個人要想開智慧，就必須好好脩養自己的品德，道德脩養是一定要注重實脩的。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一百九十五頁。這章經句讀有兩種讀法，一種就是剛才念的，「臧文仲居蔡」，這是一句。再呢，就是「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這是一句。兩種讀法有兩種意思。

先把這裏面的名詞先說一說。各位看看一百九十六頁，古人注解臧文仲是魯國的大夫臧孫辰，文仲的文是一個諡號。「蔡」這個字，居蔡的蔡有多種講法，這裏蔡就是一個大龜，烏龜。大龜是什麼呢，古時候國家也好，或者個人也好，遇到有什麼重大的事情，都要占卜。占卜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就是孔夫子在《周易》裏面講的，用著草來求卦；另外一種就是用龜甲燒成紋路來看出吉凶，用龜來占的；古時有這兩種方法。它這個是大龜，是用來占卜用的。大龜出在什麼地方呢，出在蔡這個地方。蔡也有不同的講法。我們現在採取比較合乎經義的講法，就是出在南方楚國的地方。楚國那個時候，要考據現在就是在湖北，在現在湖北的蘄春這個地方，古時候屬於楚國的，那叫蔡。這幾個名詞知道以後，我們就看了。

孔子講「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居蔡，在這裏斷句的話，就是說臧文仲這個人，他把他家裏，這個蔡是什麼呢，蔡是收藏龜的一個地方，就是把居蔡作為他住家的地方。在他住家的地方，用山節藻稅，這是不合乎禮節的，是僭了分了。僭分是什麼呢，山節藻稅是古代天子用在宗廟裏面的，是天子、或者它是屬於天子的，一個裝飾品，那麼他用在自己家裏住宅，這是僭了分了。但是這種講法到後來考據，這是不合乎經義的。因為臧文仲這個人，他自己實在很節儉，不會這樣奢侈，也不會僭分。

現在就用第二種講法，第二種講法就是把這兩句作成一句讀，「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一句讀下來。一句讀下來，這個臧文仲他的家庭，從他的祖上到他自己，都是替國家管理大龜的，這個大龜叫作蔡，因為這個龜是出於蔡地，因為蔡地出的龜非常好，所以古時候就用來占卜用的，因此就把蔡地出的這個龜，就把這個龜的名字取名叫作蔡。居蔡就是，他是從他的祖先以來，就是管理這個大龜的。管理大龜啊，這個龜是要有一個房屋，來放置這個龜。他就把放置大龜的這個地方、這個

房屋，用山節用藻稅，這樣把它裝飾起來。

「山節」是什麼呢，山節，各位看看一百九十六頁，《講要》裏面的，就是第四行，臧孫三代是魯國掌龜的大夫，所以叫作居蔡。山節是什麼呢，刻柱頭為斗拱，這個我們現在的建築物看不到了，古時候建築物用柱子，四周用柱子，柱子上面有梁，上面橫的梁。在柱子上面要怎麼樣把這個梁能夠托得起來呢，用一個斗拱。一個木頭作起來，好像一個斗似的，古時候那個斗，方方的，有的作成圓的，用那個方斗在柱子頭上，承托上面那個梁的，這叫斗拱。這個斗拱它的形狀，叫作山，寫成一個山字一樣的，像山一樣的，叫作山節。

「藻稅」呢，就是從地上承起來，那叫柱子，橫的呢，那叫作梁，在這個梁上面，梁不止一個，有大梁有二梁，在這個大梁與二梁之間，有個小的短柱子，那不是地下那個長柱子，大梁與二梁之間，還有個短的柱子，那叫作稅。藻稅就在這稅上雕出很多的花草，很多裝飾。

用山節用藻稅，這個都是天子的宗廟裏面，用的山節藻稅，普通人家裏不准用

這種藻稅，而臧文仲呢，把它用在那裏，用在藏龜的那個房屋裏面。因為他管理藏龜的房屋，他就把藏龜的房屋，用山節藻稅，把它裝飾起來。這當然是違背了那個制度的，因為只有天子的廟裏面，才准許用這種裝飾，他這樣裝飾就是違背禮制的。

他為什麼要違背禮制呢，他是要媚神，媚神就是因為這個大龜是占卜用的，占卜是請神來用的，所以他把這個藏龜的房屋，裝飾得這麼好，用來諂媚于神明的。這是媚神而不重人事，所以孔子說他何如其知也。一個人不運用自己的智慧，而注重求神明的話，這事在孔子看起來，不算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說「何如其知也」。後面這個知，知字讀智，是智慧的智。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後面這一章，一百九十七頁。這一段是子張問孔子兩個問題，兩個問題是那個時候的兩個人，一個是令尹子文，一個是陳文子。先說「令尹子文」。令尹，在那個時候是楚國一個官的名稱，在楚國的時候，令尹就如同中原的，在那個時候，春秋時代，楚國還是在邊塞地方，中國的中原地帶，像齊國、魯國、晉國這些都是中原。中原的各國，那時候叫作相，後來叫作宰相。楚國那時候名稱比較不同的，叫作令尹。令尹它的職位就等於中原各國的宰相，是差不多等職。子張就問孔子，楚

國這個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三仕是三次當這個令尹，既然三次當令尹的話，這中間當然有三次免了他的官職，就是「三已之」，三已之就是去了官職了。按照古人注解，三仕三已這種事情，你要詳細的考察，也很難考察出來了。其中有一件事情，古人考察就說，那時候在楚國，楚莊王的時候，楚國跟晉國有一次戰爭，楚國用一個人叫作子玉作統帥，但是那一仗打敗了。打敗了，子玉那個人自殺了。子玉是誰呢，子玉就是由令尹子文推薦出來的一個人，就是因為那一樁事情，令尹子文去了職。其餘的三仕三已的話，這是其中三已之中的一種，另外兩種就沒辦法考察出來，這是三仕三已。

子張再問，當令尹子文三已的時候，已就是不作令尹了，要把職務交代。在交代的時候，「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就是在他任內，他所辦的事情，一定交代得清清楚楚的，來接任他的人，他一定把他任內的事情，交代得很清楚，必以告新令尹，一定告訴新的令尹。這個不容易的，無論是現代是古代，在職務交代的時候，交待那麼清楚很不容易的。有一些人，在他自己作官的任期之內，辦的有

一些事情不合法的，他不會交下來；或者有利於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保留，不告訴下一任的令尹，這在古時候是常有的事情。像他這樣的話，就很不容易了。因此不但告訴新令尹，而且「三已之，無愠色」。愠就是怨恨的意思，他沒有任何怨恨的表現出來，顯得有很怨恨的意思，沒有。一個是無愠色，再呢，把舊令尹之政，告訴新令尹。子張舉出這個事實以後，就問了「何如」，問孔子，像令尹子文這樣是怎麼樣呢。

「子曰：忠矣。」孔子說，這個人算是忠了，沾上一個忠字。子張認為這就是忠嗎，然後再問孔子，「仁矣乎」，算不算仁呢，孔子就答復他：「未知，焉得仁。」這個知字古人注解也當知字講，未知就是說，不知道他是不是仁，是不是得仁。這個講法，這兩句好像這個語氣不暢通。把這個知字讀作智字，智字這是鄭康成的注解，鄭康成注解未智，未智就是說，令尹子文智慧還沒有顯示出來，怎麼說他是有仁呢。孔子的意思，仁必先有智慧，才能算得上是仁。沒有智慧的話，這個仁談不上。這種講法，在古代有人他不肯這麼講，他認為仁是在這個智字之前的，有仁才

有智慧。

有關這一點，後面雪公講義裏面舉出很多例子，這個講義後面，各位有時間自己看，我現在不講。大意是這樣：古人認為智字在後，仁字在前；但是鄭康成講，這個智在前，仁在後，照鄭康成這麼解釋的話，有什麼根據呢。雪廬老人、就是雪公他找出根據來，無論是在《中庸》裏面，無論是在《論語》裏面，後面都講到的，都是講到智仁勇，智仁勇都是智字放在前面，都是智在仁之上。這樣看起來的話，照鄭康成的讀，未智，焉得仁。就是告訴子張，你問令尹子文他不是仁的話，孔子就告訴他，他智還沒有顯示出來呢，怎麼說他是個仁呢。為什麼他未智呢，就在前面舉出來的例子，他推薦子玉為楚國帶兵出去作戰，後來打敗了，推薦這個人，可見得子文他不認識人。認識人要什麼，要有智慧啊。推薦人推薦錯誤了，可見他的智慧不夠。所以在這裏講，未知，焉得仁。

後面子張又舉出「崔子弑齊君」，崔子把齊君弑了。弑了之後，齊國的陳文子，「棄而違之」，就是離開了齊國到別的国家。到了別的国家一看，一看怎麼呢，「至

於他邦」，一到別的国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這個国家仍然像我那個齊國的一個大夫崔子，也是要弑君的。「違之」，他又離開這個国家，「之一邦」，又到另外的一個国家。到另外的一個国家，又看「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他又離開了。「何如」。這樁事情他就問孔子。孔子說，「清矣」。這個人呢，這個人很清、很清白，本身非常清白的。子張再問，「仁矣乎」。孔子照樣的答復他「未知，焉得仁。」他呢，智慧還談不上，怎麼算是仁呢。這一段的意思是如此。

再各位看看，崔子叫作崔杼，這個崔杼有一段注解的，就在一九九頁，這一段各位自己看。當然崔杼弑君，這個君也不好，所以引起崔杼把他這個君主殺了。就這一樁事情來看，孔夫子為什麼說陳文子沒有智慧呢。陳文子在齊國也是一個齊國大夫，大夫地位很高。他在齊國的時候，看見齊國的君主昏庸無道，他應該勸告齊君，在歷史裏面記載，沒有聽說陳文子對於齊君有什麼勸告的事情，沒有。後來到了崔杼弑君的時候，陳文子既然是大夫，也應該想辦法阻止崔子來弑君的這種事情，他也沒有能夠阻止。這樣看起來，那陳文子不算是智慧的人。既沒有智慧，

那當然不能算是仁者。

這是子張問孔子，舉出兩個人，這兩個人一個是在楚國，一個是在齊國，這兩個人都是地位很高的，地位很高就要辦事情，辦事情就要看有沒有智慧了。所以這兩個人，一個是推薦的人推薦錯誤了，一個是對於君主，沒有盡到勸告君主的責任，後來發生弑君的事情，他也沒有盡到阻止的責任。所以孔子就這個事情看，他沒有智慧。既沒有智慧，就不能說他是個有仁的人。後面這一段講義，各位自己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再看二百零二頁。季文子根據《集解》裏面講，是魯國的大夫季孫行父，文子也是一個諡號。季文子他作事情三思而後行。三這個字，古時有兩種讀法，在經典說文裏面講，三讀散，散思。散思平常也讀平聲讀三思，兩種讀法都可以。「三思而後行」，古人的解釋有不同的講解法子。

朱子《集注》裏面，他舉出程子講，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程子的意思，作事情經過三思，私意，私心就起來了。他的意思說，一思、二思就可以，就跟孔子講的「再」。再就是想了兩遍就行了，三思在程子解釋，想到第三次，那自己私心就出現了，反而不好，反而是更多的疑惑，所以孔夫子不贊成，譏之。這是一種講法。

但是我們老師，那時有舉出很多例子出來，比如說《中庸》裏面講，《中庸》就說，「思之弗得弗措也」。思之弗得，就是說你考慮這一樁事情，沒有考慮得明白，

弗得是沒有想得好；弗措也就不要放下去，一直再想下去，這是《中庸》裏面講。還有《管子》這一部書，管子講：「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思之，想一遍、想第二遍，還不算，又重思之，再想一想。這都不限於三次。雪公認為像《中庸》裏面所講的，管子所講的，都沒有限三次，換句話說，想得愈多愈好；想得愈多愈是周到，這都是多思。孔子在這裏講，「再，斯可矣。」再，斯可矣。這個再是講思一遍、思第二遍，斯可矣。斯當此字講，你想兩遍這就可以了。既然三次、三思以後都可以，孔子為什麼在這裏講，再，斯可矣，想兩遍就行了，不必想三次了。鄭康成有這個講法，這是專門對於季文子來講的。孔子說話有時候，針對某一個人，有特別的講法。照鄭康成的注解，孔子說，再，斯可矣，就是針對季文子，說季文子想兩次就可以了，不必多想了。這意思就是說，只對季文子講的，不是教每個人遇到任何事情，想兩次就行。如果對任何人講，每個人都說你想辦什麼事情，你只想兩遍就好，不要想第三次了，那麼像《中庸》裏面所講的、管子所講的，那就有所抵觸了。《中庸》所講的、管子所講的，那是普遍的，對於一般人都是這麼說。孔子在這裏，可見得他是針對季文子來講的，所以我們就採取這樣的講法。

研究《論語》，或是研究其他的經典，遇到這一些事情，古人的注解，各有各的講解的，他有他的理論，都有根據的。但是必得像雪公，他要找出非常有利的根據出來，而且這個根據還不止一種，好幾種配合起來，除了《中庸》、管子以外，還有內典、就是佛法裏面講，佛法講聞思脩。聞思脩這三者是叫三慧，既然講三慧，那個思啊，不是一次、兩次，也不限於三次，那就是多思。所以在佛經裏面，研究思的時候，就是我們研究讀佛經的時候，跟禪宗不一樣。禪宗他是不研究教理，他就教你參究。研究教理的人，他要研究了，研究就是用這個思，用思想。所以思想的時候，那就不止一次，你研究得一遍幾遍，一定把這道理研究通了，他才放得下。道理沒有研究通以前，還要繼續在那裏思想。可見得這個思是不止一次兩次，也不止三次，是要多思。這樣研究的話，對於我們研究教理的，研究佛法、研究儒家的經書，就不會因著這一章經書，讓我們感覺多思考與這個有抵觸了，所以這一章這樣解釋，那就三思、多思，我們都可以這麼作的。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後面在二零三頁。孔子說「甯武子」這個人，甯武子是衛國的大夫，武是他的諡號。他的國家有道的時候，他的智，這個知是讀智字，智慧的智。他的智慧就顯示出來了。「邦無道則愚」，國家無道的時候，比如這國家的國君是昏君，朝廷裏用的人也是小人，就是無道。甯武子就是愚。這一個智愚，是怎麼個解釋呢，國家有道，他就可以到這個國家，在這個君主朝廷裏面去作事情，把他的學問、智慧能夠施展出來、用出來，這就是他的智慧。邦無道呢，國家無道的時候，他不出來作事情，就是國君請他去，他也裝作自己無能，自己不能作事情，所以不去作事情，這就好像是個愚人一樣的。其實按照孔安國的注解，佯愚似實，佯是裝的。國家無道時裝傻、裝愚。孔子說，「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智，一般人可以學得到；他這個裝愚，一般人學不到，這很難。

裝愚要有一種工夫，這個脩養在《論語》開頭就講，「人不知而不慍」，自己有

智慧裝作沒有智慧，這是有大學問的人。一般人就是不懂得什麼就要表現出來，你教他不要表現出來，裝作無能，這一個脩養，一般人作不到，所以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現在請看下面這一章，孔子這個時候在陳國，在陳國的時候，他想到要回到魯國去，因此他發出這樣感歎的話。「歸與歸與」，連續講這兩個字，這是加強語氣，回去吧，回去。為什麼呢，「吾黨之小子」，黨是孔子教的這些學生，凡是來跟孔子學的這些學人，都是跟孔子所講這個道，志同道合，這叫作黨。這就是講留在魯國的、沒有跟他出來到國外的那些弟子，這叫吾黨之小子。小子是老師稱呼學生的一個稱呼，就叫小子們。「狂簡」，狂者進取，對於一樁事情，他積極的去實行，這叫狂。簡，照孔安國的注解，就當大字講。合這兩個字來講呢，狂簡就是抱著很大的志向，就是志在學大道，叫狂簡。一個人他志向在學這個大道，仍沒有到聖賢的地位，都有一些偏，他志在大道的時候，對於若干小的事情、小的細節方面，往往忽略了，這叫狂簡。

孔子就說了，留在魯國的這些小子狂簡，志向都很大。「斐然成章」，在學的文字方面、文章方面都有成就了，很可觀了。「不知所以裁之」，裁之是什麼呢，調理

的意思。這些小子們，他的學問求得也不錯了，但是對於這個道，學道的人一定要講中道。中道是什麼呢，他的言語、他的行為，在脩持這一方面，恰到好處，不要過分，不及當然也不行；沒有不及，也沒有過分，這叫中道。他在魯國的這些學生們，還沒有自己調理自己，把他這個脩養的工夫，調理得合乎中道，還沒有這個能力，所以不知所以裁之。裁是什麼呢，多的把它裁掉，不夠的地方把它補充起來；這須要孔夫子回去跟他們調理。

孔子在陳國那個時候，為什麼想到要回到魯國去呢，過去在外面，到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後來想一想，還是要回到魯國，把那些學生來教好，那還很重要呢。所以這時要回去好好把學生教好，這是更重要的一樁事情，所以說歸與歸與。孔夫子到晚年，照《史記》裏面講的，他整理五經，教授生徒、就是學生，在晚年非常積極，所得的效果也非常大。聖人他對於教化眾生、教化學生是誨人不倦。誨人不倦，一定要把這些學生教好，像他那個時候，他那些弟子們成就都是很好，但是孔子認為還是不夠，還要進一步的來教化他們。這一章過去了。我們學孔子，就要這

樣學，一方面自己要學而不厭，再一方面，你要幫助人就要幫助到底，就要誨人不倦。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這個舊惡有兩種讀法，一是讀餓，舊惡；一是讀勿，惡是好惡的惡。雖有兩種讀法，在講解方面，採取讀勿，惡是憎惡的意思。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是在東北的地方，那個時候在殷朝，殷紂王那個時代，在東北的一個小國家。那時候君主，根據皇侃的《疏》是說，伯夷、叔齊的父親姓墨台。這個台字古時有兩種讀法，一是讀宜，一是讀台，在這裏讀台，是墨台，名叫初，是他的父親。再講到伯夷、叔齊兄弟兩人。「伯夷」是年紀長，伯是年歲長叫伯。他年紀長，但是他是庶子，不是嫡子。那麼「叔齊」呢，年歲小而正，算是嫡子。當他的父親，國君死了叫作薨，父親薨了，就是孤竹君、墨台初死的時候，兄弟兩個人互相讓國。伯夷他說我年歲雖然大，但不是嫡子，嫡子是國君大夫人養的兒子，伯夷說他不是嫡子，不是嫡子是庶子，他不肯繼承國君的位置。叔齊呢，他說他年紀小，應該讓哥哥，這兩個人互相讓。讓的結果，兄弟兩個人都沒有繼承國君的位置了，這是兩個人的事情。

孔子在這裏講，他們兄弟兩個人，「不念舊惡」。不念舊惡，念，是這個念頭放在心裏面。舊惡，比如說，某人得罪了他，他應該是對於那個人憎惡，很怨恨那個人，叫作惡。舊惡呢，不把得罪他的那個人，不放在心裏，不念舊惡就是不把他放在心裏面，不記過去那些令他憎惡的人，他不記在心裏。「怨是用希」，怨是怨恨。是用，用當以字講，以，所以然的以字，以字當用字講，用當以字，這兩個字是轉注的。是用希就是是以希，怨，他因為不念舊惡，他就不怨恨人家，因此怨恨他的入也少，希當稀少講。我們現在一般的稀字，在左邊加一個禾字邊，經典裏面就用這個希字。所以在這裏希字，不是當希望講，是當稀少講。伯夷、叔齊這兄弟兩個人，他不把任何過去對他不好的人，放在心裏面，他不記恨那些令他憎惡的人，因此怨是用希，人家也，怨恨他的人也少，是用就是表示這個原因的意思。這個怨恨為什麼少呢，就是因為他不念舊惡。

我們從這一章經裏面講，念舊惡的人非常普遍。我們普通人在過去曾經跟人家吵過架的，曾經有人沒有道理的來傷害他，言語也好，作的事情也好，對他不利的，

那他總是放在心裏面，一遇到那個人，就感覺到：唉呀，這個不好，不好就起了怨恨心了，一般人都是這樣。你叫一般人對於他過去那些所怨惡的人，不放在心裏，見了面還是很平常，不記恨他，這很難得。這在孔子看，伯夷、叔齊能夠作得到。就是因為普通人很難這麼作，伯夷、叔齊能夠作到，孔子才讚歎他。讚歎他，不念舊惡是他的因，怨是用希是得的好的結果。不記恨人家，人家才能夠不怨恨他，這是互相相對的。

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在人世間，從家庭到社會，在學校教書，在機關裏作事情，我們對一般同仁、同事，要學伯夷、叔齊。學伯夷、叔齊學得愈好，我們在人世間，這個敵人就沒有了，冤家、對頭、冤親債主沒有了。我們學佛的人常常講，有很多障礙，冤親債主找來了，特別是在臨命終的時候，臨命終的人要想往生，那些冤親債主找來了。但是要問，這些冤家怎麼來的，我們學伯夷、叔齊，平常就是不要記恨人家那些對自己不好，不要記恨，自自然然就可化解多少的冤家。

孔夫子講這兩句話，雖然很簡單，但是我們照這樣學的時候，學一分就有一分

的受用，學十分就有十分的受用。能夠這樣學的話，有生之年在世間所遇到的人，大家見面都是非常友善、歡喜，辦事情沒有任何障礙，沒有人來找你麻煩。你看這樣多麼愉快，所以要學伯夷、叔齊。當然這不是一下就能辦得到的，人家時時刻刻來陷害我，說的話聽起來非常不好聽，但是一想到怨是用希的話，要想我們在世間待人接物、與人相處辦事情，沒有任何障礙，那就必得這樣學。開始勉強而學，學到自己有了受用了，那更自然了，這就一步一步的脩道了，脩道就是這麼學的。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下面這一章，先把這文字看一看。「孰謂微生高直」，在那個時候，有不少人認為微生高這個人很直，一個人很直，這個脩養不錯。一般人就說微生高直，是個直人。直人是什麼呢，心理很直爽，不會在心裏面彎彎曲曲的，那不算是直，但是他很直。孔子說，孰謂，孰當誰字講，誰說微生高是個直人，孔子不贊成。那個時候一般人說微生高直，那麼孔子說就是把微生高直否定了，否定一般人的看法。為什麼否定呢，下面就提出事實來。

「或乞醢焉」，醢是作菜調味的一種調味品，叫醢。或有這麼一個人，去乞，乞就是向他要醢。要醢的時候，那麼他呢，「乞諸其鄰而與之」，他轉過來到他的鄰居那裏，乞諸這個諸字，大家也知道了，我再重複一遍，諸是之於兩個字，乞之，乞之那個之就代表醢，於指的那個鄰。他到鄰居那裏要這個醢，要到了以後，而與之，給這個或人。這在孔子看起來，這就不直。有人到你家裏來要醢，你家裏有就給他，沒有就說沒有了，你何必要到鄰居家裏，要來以後再轉給他呢，這在心理不

算直。這個經文的意思就說到這裏。

微生高這個人，各位看看《講要》，他是魯國人，姓微生，名叫高，就是微生高。但是在《戰國策》裏面，還有《莊子》裏面，還有《漢書》有〈古今人表〉裏面所講的，微生這個微小的微，都是當尾字講，講尾生。所以在古書裏面，有講尾生高，而在這裏講微生。他為什麼當時候有人說微生高是個直呢，這裏有一個故事。他在跟一個女子約會，約會在那呢，在一個橋下面，他先到了，女子還沒有到，忽然下了大雨。大雨一來的時候，河流裏面那個水就漲起來了。漲起來，你微生高，你看這個情況，你應該趕快就跑離開，不要在橋下面。但是他呢，一直在那裏不肯離去，因為這個女子還沒到。結果，抱著橋柱子，水沒有沖走，抱在橋柱子，那個大水把他淹死了。當時候一般說這個人守信用，跟人家約會的時候，一定等到那個人來，他才離開那個地方，說是守信用。那麼既是這樣守信用，可見得這個人是很正直的。

孔子對於一般人這樣看待微生高，孔子不以為然。你守信用是不錯，但是這個

信用，用得不正。那個水已經沖過來的時候，你那個信用有什麼用，值不得，不能行權，權變。所謂權變，是遇到事、什麼問題來講，要變通。孔子曾經在《易經》裏面講，「窮則變，變則通」，事情到窮困的時候，那就趕快變，一變就通了。像微生這樣的話，他不知道變通。不知道變通，這種守信用，連這個信字，真正的意思他都不懂，何況直，直是更談不上。所以孔子說，孰謂微生高直，孔子不贊成那時候人說微生高直。何以不直，孔子沒有舉出那個事情，只舉出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就拿這一樁事情作為微生高不直的一個事證。

這個《講要》裏面的文字，各位自己看。這裏面舉出古人的那一些事實，怎麼樣才算是直。其中有一條，各位注意一下。講行權，權是權變，這在後面講的，這裏先舉出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兒子作了壞事情，父親要替兒子隱瞞；父親要作了些不好的事情，兒子要替父親隱瞞。看起來這是不直，孔子認為這才是直，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是直。相反的講，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父親順手牽羊，把人家、鄰居的羊子，順手牽過來，兒子去告發，這是直嗎，孔子認為這個不算是直。

父母、兒女之間是天倫，這個天倫，當父親作了不好的事情，兒子去告發他，就違背了天性，因為父母兒女是一體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違背天理的，這不算是直，這就是不知道權變。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看起來不直，但是它合乎天理，合乎理性，這才是直。

佛家講直心是道場，學道啊，學道就要學個直心。直心是什麼呢，直心這個直，是從本性裏面出現來的。這個直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看起來是不直，但是它可以通達本性的。孔子認為微生高不直，他那個信，死在橋下那種小信，談不上什麼直。講權、權變，要變化的時候，表面上看是不合乎直，但是歸結起來，才是直。

特別是佛家的禪宗，禪宗丹霞燒佛，看起來這個不得了，你這個丹霞燒佛，佛像你拿來燒，這個不得了，是大逆不道，但是他這一燒，就教別人一下就悟到自已本性，這就是直。你要沒有這種本領的話，別說燒佛，見著佛心理起了一種不恭敬的心理，這都是造惡業的，類似這種情況在禪宗裏面很多很多。行權的結果，合乎這個經的，他能夠教對方，當下就開悟。所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就是藉著明瞭

父母兒女之間的天倫，這個天倫是比任何都要可貴的。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翻到二零八頁。「巧言」，說話說得很巧妙，讓人家聽起來很容易接受。「令色」，表現在面色上面，令是當好字講，表現這個顏色，讓人一看就覺得你對他很好。「足恭」，足恭是這個腳，足恭是什麼意思呢，表示對於一個人很恭敬，想往前走又不敢往前走。這六個字，巧言是用口說的，令色是用面貌表現出來，足恭是用腳、腳步顯出來。「左丘明恥之」，左丘明在孔子那個時候，是有道德的人。他對於這樣的人，恥，為這個人很羞恥。「丘亦恥之」，丘是孔子名字，孔子說，我啊對於這樣的人也恥之。

為什麼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跟孔子都恥之呢，之就是那個人。那個人他想巴結某一個有權力的人，有勢力的人，這個人或者是家裏的財產很多，或者他官作得很大，他要巴結這些人的時候，這樣的人，他對那個人說的話非常巧，就是諂媚的意思。令色，一見那個人，就是裝作笑容滿面的樣子，讓對方能夠接受他這樣

的一個表情。足恭呢，他要去見這個人，不敢走得很快，想進去又不敢進去。從這個言語、面貌、腳步的行動這三方面，表現對於一個有勢力的人，那種諂媚，所以左丘明恥這種人，孔子也恥，覺得這個人很可恥。

「匿怨而友其人」，匿怨，怨是怨恨。比如說甲乙這兩個人，這個乙對於甲不好，乙是要陷害甲。甲應該對於這個乙是有怨恨的，但是這個甲，對於這個乙這種怨恨匿，匿是把它隱藏起來、不表現出來，把這個乙對他這些可怨恨的事情，這個可怨恨的這個人，匿在心裏面，匿是藏，藏在心裏面。這還不算，而友其人，反而跟這個人交朋友，你看看，表面看起來，不把怨恨對方表現出來，反而這個甲還要跟這個乙交朋友，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匿怨，而友，這個要辨別了，我們學佛的人要知道，學儒也是這樣，要解怨，不要跟任何人結怨，有怨恨要解除，與這個匿怨不同的。解怨就是跟伯夷、叔齊一樣的，任何有怨恨的人，我不把他放在心裏面，我都忘記掉。絕對不跟這個匿怨相同，匿怨而友其人，他想找出機會來報復他。解怨沒有報復人的心理，不同在這裏。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二百零九頁，從第一行開始。這一章經是顏淵季路跟孔子他們三人在一起的時候，孔子叫他們各人說說各人的志向。季路就是子路，因為他在家裏排行是最小的，叫作季路。我們先看經文，「顏淵季路」他們兩位，「侍」，就是陪侍在孔子的旁邊。這個侍，實際上也是坐在那裏。坐在那裏，在經文裏面是講侍的，侍是站的意思。「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這個字是兩個字的合音字，何不的意思。盍各言爾志，就是說你們何不各人說說你們的志願。

「子路」就先說了，「願車馬衣輕裘」，這個輕字根據清朝阮元在校勘的時候，在唐朝的《石經》，唐朝把經文刻在石頭上，刻在《石經》上那個字、那個輕字是在經文旁邊的，是一個注解的意思。再說，《石經》早期的刻本沒有這個輕字。所

以阮元《校勘記》裏面的經文本來就是，願車馬衣裘。後來為什麼有輕裘呢，是因為下一篇《雍也篇》有衣輕裘，有這一句話，所以在這裏後來就是錯誤的，把這個字誤加進去了。雖是誤加，我們講解的時候，知道這回事情，讀經文還是這樣讀，還是讀衣輕裘。意思就是子路說，我的志願，車馬這個車輛用馬，古時候一般人乘的車子是馬車的，用馬拉的車子。還有衣裘，衣就是自己的衣服，裘是冬天穿的皮衣服，這些都是貴重的用具。「與朋友共」，車馬輕裘衣服，我把這些可以跟朋友共同來使用。「敝之」就是朋友把這些車馬衣裘用破了，敝這個字就是用壞了。「而無憾」，我也沒有遺憾。接著顏淵講，他說「願無伐善，無施勞。」他的志願，伐善，自己有作這些善事情，自己不要表揚出來，叫作無伐善。無施勞，勞苦的事情不要施給別人，這是顏回的意思。

兩個人都講完了，子路就說，「願聞子之志」，這個子是稱呼孔夫子的，意思是說願聽聽夫子志願是如何。孔子就告訴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之，在這裏各位看看二百一十頁《講要》。「老者安之」就是撫恤老年人，使老年

人生活能夠得其所安。「朋友信之」，交朋友最重要的是講究信字，以信來對待朋友。這個信字，無論是通財、勸善、規過都包括，什麼叫通財呢，朋友在錢財方面週轉不靈了，或者一時發生財務危機了。既然是朋友，應該就要給他幫助。所謂通財，是朋友有需要臨時用金錢來幫助他的話，那麼你就幫助他；如果自己有時候金錢週轉不好的時候，朋友也有義務來幫助自己，這叫通財。勸善也是朋友互相規勸、規過，彼此有過失的時候，也要規勸。無論是通財、勸善、規過，都要講究信。信是什麼呢，信是誠實的意思，實實在在的意思，就是講究實在。通財就是答應給朋友救濟的時候，就要救濟。勸善的話，規勸朋友，我們自己也要作得到，都是講究信用。「少者懷之」，對待年少的人，就要用長者關心少年人的一種慈愛、恩惠，對待少年人。拿這樣仁慈、恩惠待少年人，少年人就會懷念這樣對待他的人，叫少者懷之。孔子有這三種志願。

我們比較比較，子路願意用他乘的車馬，穿的衣服、皮衣，跟朋友共同使用，這是對待朋友，跟朋友之交，對於朋友這一倫是作到了。顏回呢，無伐善，無施勞；

無伐善就是自己作了任何有功德的事情，自己不必、不願意向外面表揚出來，這一種道德是不錯的。自己作的功德，不必讓人知道，為什麼呢，作功德是自己的事情，對人有任何好處，自己在培養道德方面，是自己能夠脩道的一種工夫。這種自脩的工夫，不必讓人家知道。這個善當然是就對人家，包含拿財物、拿自己的能力、言語來幫助人家，這都是善行。無施勞呢，不願意把一切勞苦的事情，這勞苦的事情包括用體力，用自己心理方面的心力，這都是勞。不要把這些勞苦的事情，加給別人，叫人家去作。而且這一種脩養，這個志願是無施勞沒有分是那一種人，是對待一切人都是如此。自己作的善事情，也沒有指定對那一種人，也是對待一切人如此。所以他又超越了朋友，朋友只是限於朋友這一倫，他這又擴展了，範圍又大了。但是就事情方面來講呢，是兩種，一個是作的善事情，一個是事情不要人家勞苦，是兩樁事情。

再拿孔夫子這三種來講，對三種人，一個老者，一是朋友、一是少年人，這就把所有的人都包含進去了。老年人、朋友、少年人，朋友是五倫之中的一種，老者

是推己及人，對於自己家裏的老年人，推廣到外面對於一切老年人；少年人也是如此，對待家裏的子弟，推廣出去，推到外面所有的少年人。對於老年人，讓老年人能夠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三個之字，老者安之，是對於老年人，讓老年人能夠安。朋友信之，拿信用對待朋友。懷之，這個之指的少年。這就是孔子把一切老者、少者、朋友，都這樣關心他，都讓他們能夠安之、信之、懷之。就像一個家長在家裏面，對待家裏老年人，下一輩的年輕人，把所有的人看成都是一家人一樣。這種志願，比起前面顏淵、子路，那又更高了。特別是老者安之，當然除了在生活上面，最重要的是老年人心安非常重要，要叫老年人心安的話，包括這個老年人對他家裏的兒子、孫子，大家在一家裏面都能和和氣氣，生活都是無憂無慮的，這個老者心理才安。如果他家裏面，兒女、孫兒女有那些人生活出了問題了，或者是彼此不合，這個老者心理都不安，這還是講世間法了。出世間法，講一個人真正心安的時候，必須要學聖賢之道，不學聖賢之道，一個人想想很苦啊，從少年學業、求學問題；到成年之後，事業問題，結了婚的家庭問題，結了婚以後，家庭有了兒女的問題，那多了。愈到老年，自己感覺得生老病死，這些問題多得很。所以老者

安之，包括世間法家裏的兒女一切都平安，和睦相處，以至於他懂得聖賢之道，這個心安。所以老者安之，很簡單四個字，真正往裏面研究，就知道這個不簡單的。

各位都是學佛的人，一想到大家家裏有老年人，有父母或者祖父母，你必得一步一步的引導家裏老年人懂得這個道，來學道，這才真正是讓家裏老年人心安。少年人也是如此，少者懷之。懷之不僅僅在物質上面，重要是在教育方面，把中國文化這個教育，讓少年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要讓他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就要教這個少年人真正的來懷念孔夫子。孔夫子講這三種，我們學就要學孔夫子。當然前面兩位我們也要學，可是要能完全的都能夠往裏面研學的話，那就要學孔夫子這三者，都要往裏面那樣來研究。一個人不受聖賢教育，無論活到多大年紀，愈到後來心理愈不安，這個大家可以逐漸逐漸體驗出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下面這一章，「已矣乎」，開始就在感歎。第一個已字當止字講。第二個矣字，那個是說話也好，作文也好，用在一句話裏面、後面一個字，它是表示結束的意思。乎是個感歎的話。已矣乎，作罷了，什麼事、這事情不談了，作罷了。為什麼要說作罷呢，不談了呢，「吾未見能見其過」，吾是孔夫子自己稱呼，我還沒有見過，見過什麼呢，下面能見其過，下面就是一個子句，這是一個複雜句子，上面「吾未見」，吾未見是一個主要的句子，下面這個子句是能見，這個能見不是孔夫子吾，是未見那種人，沒有見過誰，「能見其過」，還沒有見到那個人，那個人他能夠見到自己的過失，見到過失「而內自訟者也」。這個也是在能見其過，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這都是指的一個人。這個人他能見自己過失，見到自己過失，而又自己訟之。訟這個字就是責備的意思，責備自己。這種人、能見其過的人，而又能夠自己責備自己的人，責備什麼，我為什麼犯過啊。孔子說，我還沒看見過這樣的人。

下面我們稍微分析一下。能見其過的是一種人，他有過失自己能夠見到，這個

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普通人，往往犯了過失，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呢，過失跟犯罪不同的，犯罪是很嚴重的事情，這個過失就是無心犯的過失。這個過失或者是不合禮節的，或者是言語行為妨礙了他人，這就是無心之過。既是無心之過，一般人很難自己發現，而見其過這種人就不錯了，一犯了過失，自己一想，唉，這就不對了，就是犯過了。這個範圍很廣，最重要的是自己隨時一言一行，自己能夠反省，自己不能反省的話，那很難。

比如說教書，一般說，教書有什麼過失，教書犯的過失很多。雪公老師在的時候，早期在蓮社辦國文補習班，那時候請劉霜橋老師，他名字叫作劉汝浩，字叫霜橋，也請他教。老師自己也教，也請劉霜橋老師教。劉霜橋他說，他每次講了一篇文章回去，自己心理感覺不安。怎麼不安呢，這個講解得不對，講解錯了。他每一次講了之後回去，慢慢的仔細的再回想，回想所講的有沒有講錯誤。他就這樣跟老師這麼說的，老師對他這樣非常讚歎，這就是能夠自己反省。他教書的時候，正在講，自己那裏知道，也不會說我要把書講錯了，沒有這個意思啊。講得不完全對，

不是完全錯誤，只講得有一點自己認為不滿意的時候，他就感覺心理不安，這是無心之過。一般人對於這個無心之過，一般人不肯自己反省，他自己就不知道。必須自己反省的話，他才知道。所以能見其過，這個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內自訟，自訟，反省之後，自己講書講錯了，就自己責備自己，今天不對。不對的時候，明天再去講，趕快補救，自己就要補救，就要修正，這叫作自訟。千萬不可以學現代的人，不但是無心之過，是有心的犯了很多過失，人家跟他講，他還不接受呢，明明是種過失，人家叫他道歉，他始終不道歉。這種人沒辦法，那就是孔夫子講的，已矣乎，這個人，罷了，沒辦法教了，孔子就說已矣乎。那種自己有任何過失，他自己不肯反省，人家告訴他，他也不接受，絕對不會自己來責備自己的。這種人，我們千萬不要學。學道的人，必須要學著自己反省。

所以《論語》開頭在〈學而〉那一章裏面，前面孔夫子講，然後有子講，後來就是曾子講。曾子他是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就曾子來講，為人謀他一定是忠的，對待朋友一定是信的，傳，孔子教給他

的學問，他再教學生，他一定習、來溫習。但是他還要反省，就是說反省就這三樁事，他有沒有欠缺的地方。有欠缺就是自己認為還不滿意的地方，那就算是過失了。我們要學曾子，就是這樣學法，就是在不斷的反省之中，不斷的去改，有過然後就改。這個在學道上面才能進步。

這裏講自訟，自訟就是自己責備，責備有什麼用，重要在責備之後，就是永久不再犯這個過失了。比如說，我們無意之中說了一句話讓人家受不了，讓人家感覺很難過。這在說的時候，自己不知道，後來一想，這個不對了，犯了過了，犯了過以後說話就要注意了，對任何人說話要小心了，不要讓對方因為我這一句話，讓對方感覺得在心理上受不了，這就是自訟，自訟就是同樣的過失，以後決不再犯，重要在此。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現在看二百一十二頁。「十室之邑」，這個邑代表很小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十室，只有十戶人家。古人形容最小的村落，叫三家村，住了三戶人家這個村落裏面。十室比三家村稍微大一點，住了十戶人家，拿現在講，算是一個社區，這個社區裏只有十戶人家，這個小地方。雖然這是小地方，「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必然有忠信之人，講忠講信，如丘者焉，丘是孔夫子稱呼自己，必然有像我一樣的有忠信。下面講到「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雖有了，就是十室之邑裏面，這小地方也有忠信之人，加個必字，必定是有的。為什麼必定是有呢，人人都有本性，忠信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所以任何人，他在本質上都有忠信。但是不如丘之好學，那個十室之邑裏面有忠信的人，本質上如孔夫子，但是他們不如孔夫子，為什麼呢，孔夫子好學。那些本質有忠信的人，沒有像孔夫子那樣好學，所以這就有分別，就不同了。

這就跟佛法所講的，人人都有本性，都有佛性可以成佛一樣。釋迦牟尼佛成了佛了，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也成了佛了，東方藥師佛也成了佛了，十方佛都是。

但是我們早得很，我們別說是佛，連個羅漢都還沒有到家，還沒有學得好，問題在那裏呢。本性各人都有，就是學沒有學到，所以必得要好學。好學從那開始學呢，就從講忠講信。這個要學的話，只要自己願意學，很容易。我們對待朋友，說一句話就算一句話。不但對朋友，對於任何人，我們這一句話說出去，要算數啊。講這個忠的時候，對自己對他人，都要老老實實的，作任何事情不要打折扣，這叫忠信。所以忠信作得徹底的話，就能從世間的學術，貫通到出世間的學術。

這一章書，開始在前面也講，孔子也講主忠信，講究學術要以忠信為主。好學就是除了研究學術，研究學問，必須按照這個學術講的道理去用工夫，去實行，就是前面一開頭講學而時習之，必須就要練習，這才是好學。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論語講要講記【公冶長第五】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九三二七○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上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1.11-

冊； 公分

ISBN 978-986-88256-2-8 (第5冊：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0021407